大日本史論賛　一

明治二年己巳中春新鐫

大日本史論賛

大日本史論賛序

義公以英雄姿生治平時無所出力故逞於史所聘諸儒皆極當時之撰遂成開闢以來第一大典覺呂覽鴻烈皆可覆瓿而豎儒小生敢議其文不雅不

如此輩所為雅乃不雅之尤者也如此史據實直書不事裝飾所以為典雅無愧漢人每事注出處不能馳騁凡例已言之矣然行文下語亦極允當得体稱儒紀事未見有

能為其役者較之唐史義例
超舊書上文章出新書右晉
宋齊梁金史皆不及也是不可
為佚人言者余力未能購得故
姑抄其贊々是書中眉目可
槩全体也但西土無一姓過三百

年者而無間千載一王故帝
紀無事可紀可傳可不必立傳
者居多是以致浩穰無此至保
平遠近間諸臣傳及將軍傳
乃有可觀如年重盛源義經
大塔皇子楠正成新田義貞

壽傳可謂不負此諸公矣

山陽外史郝鄴撰

西肥 中山蔡門書

大日本史論賛卷之一

神武天皇紀賛卷之一

賛曰神世之事遼邈眇忽考諸古事記日本書紀其略可見矣伊弉諾伊弉冊二神開闢宇宙生成萬物大日孁貴光華明彩照徹六合乃神乃聖不可測度至皇孫瓊瓊杵尊離天磐座降而主於瑞穗國皇祖授天璽鏡劍以詔寶祚之隆器則三道則一其旨遠矣然鴻荒之世天造草昧蠢爾醜類未霑皇化雖睢盱跳踉暴殄天物神武承神聖之烈

奮東征之略不數年而掃蕩妖邪恢廓丕業迺偃武敷教撫育黎元光宅區夏定天日嗣遂爲人皇之祖觀其卽位之初謹祭祀察政理舉有德賞有功奉安三器以開萬世之基盛德大業至矣哉聖人作而萬物覩覆載之功與天地合其德可謂創業垂統規摸宏遠矣

綏靖天皇以下至開化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綏靖英毅果斷負荷大業與毋兄神八井耳命協謀立誅罪魁天位以正尚武之稱不亦宜乎

安寧懿德孝昭孝安孝靈孝元開化七帝淵默沖
靜誕敷至化政令簡朴其民僤僤如也纘太祖之
降緒蘊列聖之耿光無爲之德不宰之功人莫能
得而名焉垂衣裳而治者其在斯時乎

崇神天皇紀贊卷之二

贊曰大祖闢壤經世列聖播德育民然肇造之初
區宇之廣遐方獷俗猶或不服王化而利用厚生
之道亦有未能周摯者其有蒙以養正之象乎蒙
者物之穉也故受之以需崇神以濬哲之資施仁

恤之政勸農務本移風易俗制以調役之法教以長幼之序而亦分遣將軍於四道以征不庭允文允武庶績咸熙具有剛健中正有孚光孚之象乎故繼體求治之詔曰道臣陳謨神日本以盛大彥中略膽瓊殖用隆當時亦稱其功德曰御肇國天皇豈不美哉凡敬神尊祖奉天之道也君臣畏慎之要國祚久長之幾皆所係爲帝畏神威遷三器於笠縫邑別模國寶以安殿內誠敬神之至也聖子神孫相兼傳於無窮而人神隔遠之漸亦基于

此後王其可不思帝敬格神祇之故乎

垂仁天皇以下至成務天皇紀贊同上

贊曰垂仁生而岐嶷夢兆既叶總攬乾綱誠知帝位天授非人力之所能致也王其以土偶代殉葬則惻怛之誠惠天下後世至深遠矣可謂知喪道而得仁者也蓋當此時去上世未遠魑魅魍魎物怪神姦布濩山澤神人雜糅景行英武天縱知勇兼資不憚跋涉之勞親征西陸指授方略善擇將帥遂使日本武尊御諸別王征伐東夷崩角脫距

殲魁剪兇妖氛廓清四海寧謐神武奄有中州之業于是有光其功與夏禹伴矣成務統德儲宮志慮周遠界國郡開阡陌立首長定等差澤決遐邇民志定矣蓋崇神分征四道之烈至景行而彌著教寧黎庶之德至成務而益隆若二帝者可謂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矣

仲哀天皇紀贊卷之三

贊曰天璽鏡劍神祖所以傳萬世者而古昔稱頌威靈則必擬三器以旌其德景行征熊襲賊師神

夏磯媛來降仲哀討熊襲筑紫五十迹手來迎皆
奉瓊鏡劍以頌皇猷其爲物也固不足辨而五十
迹手稱三器之德則其言未嘗不美也景行東征
西討不遑寧處恃險負固之徒靡不率服而熊襲
餘燼有時而復然仲哀以皇姪入纂大統躬屬橐
鞬周旋險夷大有其父日本武尊之風遠略未振
崩于行宮惜哉皇后總戎訖能盪定熊襲父夷妖
賊餘威所加遠及三韓其王厥角稽首稱藩朝貢
失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皇后藏干戈於武庫

而四海無復烟塵之虞征韓雖非帝之志而武功足以恢隆其業矣

應神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仲哀崩殂應神降誕胎中天皇之稱見靈異於聖表時皇太后攝政立應神爲皇太子其義不可得而聞也蓋上古淳素固非後世爭貪天位之比而太后英裂政自已出應神未正位號而母子之間終無嫌隙也及太后崩帝方七十一歲而登宸極歲月之久在常人則不勝年邁齒頹之歎而

曾無形迹見於史策怡怡色艱能盡歡悰其意若曰大后長存則吾終身爲儲貳唯朝夕問安視膳是務而已及百濟新羅朝貢慨然思慕于先帝之不能及見使廷臣感泣可不謂之純孝至德之君乎當時干戈既戢而阿直岐王仁慕化而來文教之興適在此時殆天所以啓昌運歟

仁德天皇紀贊　卷之四

贊曰仁德以百姓之心爲心一有不得其所者已推而納諸溝壑非飲食惡衣服宮室敝而不改三

載除課役與民休息及四海旣富爨烟盛起百姓爭請輸稅調修宮殿而帝不聽又經三載然後聽之勿亟子來民歡樂之雖古先哲王何能過之漢之文景而下不足較焉崇神下詔曰惟我祖宗光臨宸極豈爲一身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也帝小心約志躬服節儉不以天下爲修務遵祖宗經邦之道而體崇神恤下之仁可謂盡善矣周公作無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

和萬民斯可以贊帝之德化玉衡正而太階平亨國永年之效亦可覩矣聖帝之頌出於當時仁德之謚上於後世豈虛文哉

履仲天皇以下至允恭天皇紀贊同上

贊曰履中置史郡國允恭甄別姓氏皆所以垂範後世也履中未踐宸極遽遭仲皇子之變疆圉騷繹黨與梗塞道路嚮非反正之立效則社稷幾危矣其誅仲皇子也歎息之言出於天理之公而善處人倫之變幾乎周公殺管叔之心而必欲得忠

直之臣與之偕行其慮遠矣允恭躬膺圖籙兢兢
業業兄終弟及臨馭四十餘年仁德之化浹洽人
心嗚呼休哉

安康天皇雄略天皇紀贊卷之五

贊曰允恭登遐皇太子淫虐衆之所棄安康以弟
伐兄戡定禍亂衆之所推天命歸焉尤宜戒愼恐
懼以修前王之政而又蹈皇太子之覆轍以讒殺
皇叔則昏而虐矣奪其妻而爲后則放而淫矣匹
夫防患者猶所不爲其罹禍宜矣雄略猛厲嗜殺

急於討賊濫殺諸皇子暴亦甚矣羅信嬖幸刑罰嚴峻群下惴惴朝不謀夕然天資英明斷自宸衷征新羅之闕貢存百濟于將亡令后妃躬桑以勸蠶事皆可以為盛蹟也暨乎末年遷善豹變益勤政事遠安邇悅天下歸心遺詔諄諄顧託得人大哉王言顧有漢武輪臺之意星川王之凶悪皇太子之仁孝帝能洞察以警臣庶猶之武帝黜且胥而立昭帝雖星川悖逆終不能悛而大臣誅之易如反掌豈非顧命之力耶要其雄材大略亦曠世

之所無也

清寧天皇以下至仁賢天皇紀贊同上

贊曰列聖以神明之胤居九五之尊貴亢之極鮮能聽斷獄訟而清寧親錄囚徒罷犬馬器翫之獻可謂勤儉之主矣能舉顯宗仁賢二帝於側陋中卑以大器繼纘皇統其公天下之心可與日月並明矣二帝相讓天位間曠故飯豐者皇女臨朝稱制雖不踰年不成君而皇支神冑固非紫色鼃聲之比亦一時之權宜也顯宗以弟先兄仍以仁賢

爲皇太子名不正言不順盖上世質朴之風未暇擇歟二帝避難任外備嘗艱難悉知民之情僞一旦垂冕旋握璽符而無盈滿之志愼乃儉德飭躬行化咸熈時雍之治度越前王也其君國子民之道皆得之於友愛謙讓之餘而措於事業者充實輝光天下孰有不歸其德者哉宗儒蔡沈釋皇極曰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二帝其庶幾乎至仁賢發陵之諫則發乎傷父之哀而循於敬君之禮以能感動時主不使陷

于非其義之盡誠之至又將俾天下之爲君臣父子者於此取則焉懿哉

武烈天皇紀贊　卷之六

贊曰武烈專好刑名肆行殘暴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故大臣雖有如大伴金村大伴室屋而師保之訓不能入也孰謂仁賢之子而有暴虐如此之君乎其不至白姓怨望畔者四起者雖由祖宗之餘烈亦其天資英爽善斷獄訟鈎幽伸枉決非庸劣之主此其所以克保天祿者歟

繼體天皇以下至宣化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繼體以帝室疏屬無尺土之封羈旅軍笩晦處北鄙及大臣定策來迎則尊嚴自持正席引見不爲少動容色居然有足以服大臣室世胄之心者遂踐九五之位而厭億兆之心又能孜孜圖治求賢致意農桑弗敢逸豫武烈之弊政一旦更革而海內得以撫息焉自非睿哲淵懿翢于中而彪于外者其孰能與於此安閑德量寬大宣化器宇爽朗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皆經世之良主也

欽明天皇以下至崇峻天皇紀賛卷之七

賛曰欽明朝新羅滅任那奪我日本府而高麗大亂百濟藉皇靈之遐暢介立疆宼之間救援屯戍國家始多事矣帝臨崩猶以興復任那爲言興滅國繼絶出固非好大務遠之比亦所以問罪討亂宜揚可畏天皇之徽猷也方是時百濟初獻佛像經論帝雖欽嚮其教而一二大臣猶有不可者敏達叡明特立不信其法詔蘇我馬子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天語可謂簡要而禁之勿惑他人則知

其法之不可也旣知不可而許馬子爲之則私之也在廷諸臣皆知其許馬子〃則孰有不嚮其風者哉使帝毅然禁遏馬子爲之毀絶佛像經論而一遵祖宗之法則社稷之禍可勝言哉用明享世不永頗尊崇之馬子無所忌憚與厩戸皇子同志殺弓削守屋中臣勝海而其法盛行浸淫瀰漫遂至朝儀國典殆出入而蠹害天下未必不由天語輕發之所致此誠得失隆替之樞機也宗峻疾惡已甚言出禍隨履霜有漸堅氷自至可不戒哉

推古天皇舒明天皇紀贊卷之八

贊曰崇峻崩而無嗣額田部皇后蘇我氏之出也馬子既行弑逆權無比其右者爲群臣承其意而勸進皇后此國朝女主登極之始也帝既正坤則於位曰握乾符於當寧誠匡政令修舉以遵祖宗之道而納皇太子之言盛興佛教刱寺院度僧尼天下翕然嚮之惑溺之甚在女主固不足論而其不能討馬子之罪亦非所責也然帝頗知駕馭之道馬子請賜葛城縣帝下詔拒之辭直理正不聽

而嚴馬子雖專恣終不能逹此其不假於馬子者亦可以觀而弑逆之罪則晏然無所問豈非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耶遺詔薄葬愛恤百姓此固君德之美而不能顧命大臣以定皇嗣雖有遺囑舒明帝警戒山背王之言而大臣不得與聞遂致紛紜之論情哉舒明繼纘鴻緒厥德無忝可謂良主矣

孝德天皇紀贊 卷之九

贊曰氓之蚩蚩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翼

之乃得遂其生養故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祖宗經國之制至崇神始立矣然猶有闕而未修尼而不行者孝德以慈儉爲寶日晏忘食勤以自勵大綱旣擧萬目畢張懸鐘設匭以求善言是明四目達四聰也蠲市司津濟之稅是開市譏而不征也至君建號紀元置八省百官造户籍禁兼幷辯上下定民志良規懿範不一而足其戒飭國司之詔曰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如不自

正何能正人富哉言乎此孔孟扶世立教之旨而好儒之效亦可覩焉帝王之學詞藝固非所貴而要在經世化民若帝者可謂真好儒術矣人誰無過能改爲美誤信比羅夫之言即日罷役人皆仰之如日月之食焉蓋帝天資純粹美知人善任輔以皇太子之德與中臣鎌足之忠制度備而紀綱振可謂財成輔相能成天下之泰矣舊史稱其崇佛法輕神道此雖春秋責備於賢者之意而嘉讃休烈至治之隆求之前古亦不可多得焉

齊明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女主臨馭昉於推古而復位肇於皇極後世上諡以分前後蓋出於一時之議而非萬世之通制也帝能稽遵古道綜理萬機誠虔感格禱雨而應遂有至德天皇之稱然威權移于蘓我蝦夷之子而僭迨已極逮天智帝手斬入鹿而帝大驚此雖女主智慮之所不能及而至再踐天位則命將授律遠救百濟親帥舟師爲之聲援英邁之風亞于神功皇后蓋亦女主之所難能者而窮極土木

不免狂心渠之識何前後之相反也史載與人之誦則其實有不可得而掩者焉

天智天皇紀賛卷之十

賛曰蘇我入鹿藉父祖之威專恣日久戕翦天支公然無忌罪惡貫盈勢將不利于社稷帝職居子弟而奉女主九五不應樞機易泄不得已乃擇賢智之人協心合謀不動聲色而手殲大憝於黼座之側其功固盛矣而其威亦將有震主者焉然天祿之臻眇乎不省一則推年長有德之輕皇子再

則奉親生至尊之皇極帝歷兩朝十有餘年而容與儲宮若將終身及母帝崩猶尚素服稱制殯六年而登阼是其至孝篤讓得乎聖質者如此其美矣有而若虛成而無跡推其無所利之心雖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不多讓焉即位之後益自節儉勤劬罷石棺之役弛築城之勞歌咏之發莫非以百姓爲念而又能好學尊賢則諸古而施諸今興學校以明教道定禮度以齊俗化制刑書以示法象凡崇神之規模孝德之經綸至此大備論者雅

其弘闡皇猷之功而上與神武相配抑亦宜矣

天皇大友紀贊 同上

贊曰是是非非天下之公論也至壬申之事則舉世莫能辨其是非大友之鴻業鬱而不暢隱而不彰可勝歎哉天智臨崩託後事於皇弟而皇弟不受剔髮遁乎吉野其志固不可測矣陵土未乾輒動干戈世徒以成敗論之故是非混淆而順逆倒置示由舊史不以大友係統而天武接緒故致致此紛紜耳然天武之於舍人親王君父也不能直

筆書之固亦宜矣天智登遐以至天武得志凡所書機務政令非帝而出於誰歟其書近江朝廷豈非欲盖而章之謂乎觀者就而繹之則其是非曲直自不能掩今不敢以私意斷之一徵舊史之成文立爲本紀抑亦從天下之公論也盖壬申之乱其原起於天智不蚤定儲位及疾革方策立之亦已晚矣嚮使速正者闡之號則人心有所係屬而皇統大定矣聖慮豈不能及之殆勢有所不可歟帝又文雅有餘而材略不足以敵天武是以旗鼓

一交而大事去矣淡海三船歎其天命不遂豈唯
天哉而亦由人也悲夫

天武天皇紀贊 卷之十二

贊曰逆取順守蓋陸賈權時之語而非聖人之大
經也遂使姦雄得藉口湯武用濟其私後世視以
爲常恬不知怪嗚呼取之固不可逆而況於骨肉
之間乎帝以雄傑之資處危疑之地出家修道深
晦其機一朝飆起電掃取京師如振落攜馭將帥
籌無遺策故能濟其大志卒定累業之基勳庸大

集迺偃武修文施于政事皆有可觀蓋守之雖以禮樂而取之未免用干戈舊史稱其雄拔良有以也

持統天皇紀贊 卷之十二

贊曰帝居天武之正嫡周旋軍旅之間贊畫機密多所毗輔坤儀既正壹政克諧及踐大位能平大津皇子之亂却新羅之貢而責其無禮誠非庸常主之所能及者矧以衣褘翟之人乎薦天智之冥福置國忌於崇福寺以為永制可謂孝矣然大友

親其弟也徇天武之私棄父皇之命戎車一駕而同氣相戕則雖能輸追遠之誠而父皇在天之靈其能亭乎不可得而知也

文武天皇紀贊 卷之十三

贊曰帝以嫡孫承統於皇祖母避位受禪實助于此自時厥後萬機未倦輒辭宸極而朝覲溫清鸞輿屢駕尊爲太上天皇養以四海之富而優游和樂以終實算者歷世相繼而然傳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々之至也豈不信歟方帝之時

淳朴未散而文明漸開譬猶春化之新敷陽曦之將中始釋奠於國學興隆儒教大寶元會之儀文物大備而帝徽柔懿恭恩信被於下民薄海內外無有所虞蓋其不治極盛之時歟此雖由帝天質之美而亦孜孜學術之力也俾帝享年之永遠則德化所布將有不止於此者可勝惜哉

元明天皇紀贊 卷之十四

贊曰文武臨崩聖武尚幼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請元明攝行萬機至和銅末聖武立爲皇太子年

既長矣宜傳天位而詔旨謂年齡幼穉未堪負荷大業𢌞禪位於元正逮皇太子親庶政然後元正傳之皆出於天理之分而非有一毫之私其意以爲君者民之司牧也豈可使幼弱之主荏其職哉其公天下之心質諸鬼神而無疑故能致雍熙之化度越推古持統之治上之所以仁新義摩下之所以家給戶足凡在人主皆所難能而母儀之德君臨之業可謂美矣

元正天皇紀贊　卷之十五

贊曰帝受元明之禪弗敢逸豫宵衣旰食悉心民瘼飢則賑之疫則藥之免調免役以至免天下之租而惠鮮鰥寡表旌孝義毋有災異戒慎恐懼以求直言極諫嘉讃美績史不絕書蓋一代之良主也已元明元正二帝內行端潔至誠惻怛和煦及物恭儉仁恕出於天性既富既庶四海人安用能致郅隆之治雖謂之女中堯舜可也後之人主能體一帝憂勤之心則大日靈貴照臨宇宙之德亘萬世而無虧矣

聖武天皇紀贊卷之十六

贊曰帝爲皇太子久侍元明元正二帝故即位之初畏天變憫黎庶徵猷善政頗有古先哲王之風其在儲閣元正使舍人新田部二親王輔佐之此周召傳保之義而列聖之所未及可謂美矣蓋其初政可觀者皆二帝訓導之力而二親王啓沃之功也臨馭日久驕泰易生而帝擧動輕佻土木妄作恤下之誠不能勝事佛之心殫天下之財力以鑄方廣佛像叙建國分二寺於七道諸國率億兆

之民以歸浮屠之法三善清行所謂天下之費十分而五者切中時弊矣豈二親王匡教之德有所未至耶抑以二帝亦素所好寖成其風而然歟後之營構伽藍者莫不以帝為依據其所以詒厥孫謀不與先王之道興乎唐時周置內道場豈帝亦效之歟男女雜糅緇素混渚其弊殆甚於唐然猶史隱諱其事則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

廢帝紀贊卷之十八

贊曰帝以宗室之胄附兩藤原仲麻呂納其亡子

之妻以結驩心寄身第中甘受私恩其無操守味於禍福之機可知矣及皇太子廢入繼大統雖由孝謙皇帝之命而其實仲麻呂之所推戴也政出上皇帝拱手而已矣改易官名更張法制良規懿範疊見簡書紀綱若將振舉而不能救上皇之內行皆仲麻呂干譽獵美之爲也及道鏡得寵帝之處心亦苦矣如而不言則禍將不測言之則逢彼之怒嘗受譴責不得不言故仲麻呂敗而上皇認以其黨卒致踰垣之變哀哉

稱徳孝謙天皇紀贊卷之十九　按孝謙記前後分以卷之十七十九爲兩冊而載贊于後紀故記于此

贊曰帝再負扆正位乾綱發號施令綜理萬機教
習禮樂勸督農桑俾天下舉隱逸高尚之士家藏
孝經一本皆可以爲世範而始焉寵藤原仲麻呂
終焉變僧道鏡姦慝横行忠良杜口赦宥之令屢
下而告容羅織之獄接踵而起恨字開平鑑文表
德并受欺罔彩飾大平白亀青馬之瑞與佛舍利
並見而天下不勝寃枉相率顒天蓋帝資悍戾之

性而懷滛縱之行戕時主翦國文武講建儲怫然
不納獨尊道鏡稱之以師而猶不足又封以法王
禨祥神語之偽紛紜並作將必叔緇服如貴祀予
以祖宗天下而後已甚矣其與唐武后之世相似
也舊史歸罪于道鏡其亦薛懷義之徒歟

光仁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二

贊曰帝久列諸王累歷獻納勝寶寶字間宗室有
才望者皆所猜忌國本下定人情疑懼才者足以
賈禍孱者不能自立而帝乃韜晦與時浮沈其得

坤六四之義歟及稱德登遐大臣定策終居九五之尊櫻井白璧之童謠至是驗矣盖天武之統至稱德而絶及帝踐位方得復天智之統中宗功德之在人心終不可泯焉夫豈人力也哉若帝之器宇君德則舊史書之備矣

桓武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二

贊曰自神祖御於橿原列聖遷徙不常厥邑盖亦從衆所欲也元明遷自藤原定鼎平城故其告諭王公有殷宗五遷周后三定之詔聖武秉豐富好

修大或徙恭仁或營難波紫香樂然終不欲拂物情還御平城以迨光仁衆志所嚮略可覩矣帝英略蓋世恢量包荒尋墜緒舉廢典祀於圓丘以展敬天報本之誠征伐蝦夷大奮干戚之威讋蝦夷之爲種類暴戾恣睢急之則雲散緩之則麕集不有大懲偶將不輟帝善擇將帥責以成功斬獲酋長獮俗讋服恢弘祖宗之業有光前烈乃相攸奠居遷御山城新制平安之號肇經國之洪猷龜筮皆從人神胥慶龍據盤虎踞之勢建萬世不易之

基嗚呼盛矣哉然觀藤原緒嗣之諫方今所苦在兵與土木則征夷遷都亦非無勞而帝度德量力爲一勞永逸之擧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苟非帝之英武明斷則鮮能及之矣

平城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二

贊曰日本後紀散軼堙沒存者不能什一然賢否治亂之迹求之於闕簡破牘猶有足徵者甞竊稽之前此王室以色而敗者殆希而帝首踐其禍何歟蓋禍之中人必有所受其猶病之中身必有所

應也帝聖質之玼類專在猜忌外似察而內實闇故不能不疑乎人而兩宮嫌隙之易萌疑于彼者必信乎此故不能不惑乎左右而婦有長舌浸潤易行遂至倉皇舉事蹉跌而噬臍悲夫帝初政粗有可觀宅憂纏悲孝道足以感人心而酣於豔妻幾致覆亡可不戒哉

嵯峨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三

贊曰天位授受之間其事至重上皇之於帝其實雖兄而其分則父也君也凡任天子孰有不奉君

父之命者哉上皇信憸邪之言欲奪已授之重器以丹臨宸極則帝視棄天下猶棄敝蹝唯命是從可也然天下祖宗之天下也使上皇得志則立招亂喪失祖宗之禍天下必安故帝不得已用干戈除君側之姦慝以安祖宗天下此乃所以深愛君父者也帝天資英敏而果斷明於見事故能選將决機擒婦兇豎不日而戮輦轂肅清畿甸寧謐奉覲上皇勤於溫凊及萬乘之重負退亨釋二宮之尊榮非有曠大之度惻怛之誠烏能至此哉然漢

文短喪之制後世有識議之者帝損之又損雖不合於中道而明燭死生之理遺詔薄葬纏綣於愛惜民力之意則恭然溢於簡牘況又天才煥發下筆成章其訓飭諸皇子莫不以學術而皆以政事文學顯於當時右文之治可謂隆矣

淳和天皇紀贊十四 卷之二

贊曰平城嵯峨淳和皆桓武皇子也亦猶履仲反正允恭以仁德皇子相繼傳位而大上天皇前後並存税駕汾陽奉危未央琴書相娛泉石互賞則

爲千古美事矣蓋帝與嵯峨皆英明之主也帝之德量可以抗衡嵯峨而嵯峨之器宇則頡頏桓武中世人主所不易得者也嵯峨皇子衆多而必欲致位於帝者帝之賢明仁孝有以感動上皇也觀其朕遇大弟撫子大弟遇朕亦猶子之語則正大洞達絶無纖芥之嫌公羊之誠可以垂憲千載矣及帝登極上皇使立恒世王爲嗣而王固辭廼立仁明爲儲貳遂使上皇之統奕葉重光福祚流于萬世兄終弟及上皇豫卜殷王之世而善繼善述

帝能行周室之孝洋洋乎其盛德也哉

仁明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五六

贊曰漢張釋之論秦敝曰徒文具耳謂無惻隱之實也帝受淳和之付託克纘丕緒水旱疾疫罪己卹下之言史不絶書而招禊禬禳之事無不備至日御紫宸視事可謂勤於國治而崇重儒雅之效亦可觀矣然覈其實則有不能稱者豈非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文具之歎而無惻隱之實歟三善清行意見封事論帝尤好奢靡傷

農事害女功後房內寢之飾冠絕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斂爲之滋起則與史臣所記不甚相類蓋史溢其美而封事得其實也

文德天皇紀贊 卷之二 十七

贊曰帝勤於庶政發奸擿伏實錄所載備矣爲實錄之設起於桓武敕修文武元明元正聖武孝謙五朝實錄而其書不傳及攝政基經提舉史局妙選一時文臣著帝之實録略加論斷美刺兼舉遂使千載之下得以考信而覈實其舉善矣然實録

之爲書記當時之事辭多隱諱回護凡人君之舉動臣庶之謀猷以至天下之大勢不能明暢洞達此實錄之通患而其勢不得不然竟與古史之體異矣蓋弘仁天長以降人文日隆延及帝世薰釀酣浸史臣之選不亦宜乎

清和天皇紀贊卷之二十八

贊曰自佛法入我邦無貴賤賢不肖皆一皷而牢籠之天下靡然習以爲常屈萬乘之尊歸依三寶列朝比比莫不皆然而帝好之尤篤年齡未至三

十遂去天位怱然授大器於幼冲之主而不顧某果能負荷乎否政刑之柄一委之於藤原氏科擻勤苦而高遺世之志三日一齋冷然枯稿古今人主之奉佛未有如帝精練薰修者苟非瀝誠崇教之至則孰能臻此哉貞觀之政世之所稱而藤原氏之權自此而盛焉亦有所從來矣

陽成天皇紀贊　巻之二十九

贊曰廢立天地之大變而開闢以來未有人臣行之者孝謙皇帝以母廢于天下猶以淡路帝之無

非爲悲攝政基經乃以人臣擅行廢立而朝野肅然莫敢支吾豈非常之失德有以自取歟傳云不有廢也若何以興帝之被廢廼光孝之所由興而權歸相府功烈震主者亦兆於斯寃其所以豈非天地之大變邪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一終

大日本史論賛 二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二

光孝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

贊曰、荀況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王文矩、藤原仲直之相帝於龍潛之日、可謂奇中矣、然不如攝政基經察見帝於大饗之坐、知其有人君之量、故排衆議而立之、其擇術之精者乎、及踐大位、雖有志於正軌度、擧廢典、而以庶孽爲基經所推戴、故畏憚之過、於負芒、竟不能正剛健之德、而

隔馭不久庶績犹有不能熙洽者惜哉

宇多天皇紀贊 卷之三

贊曰新國史不傳於世自帝馭萬以降斷編殘簡掇拾匪易掛一漏百譬諸裒腋成裘操史筆者其難乎哉然其梗概之可見者犹足尚論帝以英粹之姿超諸兄而居少陽及嗣寶圖紀綱大振其拒賀瑞之敕蕩滌粉飾之陋源親房稱寛平之政有上世無爲之風良有以也蓋自清和溺於空寂委政藤原氏而相府之權日盛帝有省於此故擢菅

原道眞於非次而與藤原時平相並秉政知人之
鑑經邦之猷可謂明遠矣惜其崇信佛教之篤一
效清和之所爲傳位幼主遂其初志幸而守邕有
器嗣未賢明雖藤原氏不能張其威福而道眞左
降藤原氏獨當國子孫世握政柄刑賞黜陟一出
於其門而其弊遂至王室陵夷豈非帝勇於歸佛
遺落國家專用精明勤勵之力於傳法灌頂之故
耶遺誡一篇可備百王龜鑑而法皇尊號權輿於
帝容教之分爲二流推帝爲祖過於梁武帝之捨

身甚於唐懿宗之流滲佛教之盛至此蔑以加焉
而其爲害亦深矣

醍醐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二

贊曰古稱賢君不世出我國家以神明之胄建無
窮之基賢君良主踵武而興特舉延喜之治爲中
世之稱首然世徒知寒夜脫御衣之爲君德而不
知假辭色以求盡言之尤爲盛德此致治之本也
當是時材能之臣布列朝廷帝能屈已咨詢容納
讜言制作軌度煥乎其有文章格式之設天下至

今類之惜乎載籍不備闕略澌盡纔堪攟摭者大
率災沴氛祲之類已文獻足徵則雍熙之風必有
可覩者良可概也帝聰明仁恕超軼前右而信藤
原時平之讒黜菅原道眞遂使法皇燕翼之志壇
鬱而不伸嗚呼千載之下使人不能無遺憾也

朱雀天皇紀贊　卷之三　卜三

贊曰自藤原仲麻呂反于近江天下不知兵革幾
百八十年而有大同之變嵯峨帝善施機略而禍
難立銷昇平之久殊方異域之所不能及皆祖宗

風化之所被而宇多醍醐之遺德餘烈任人皆未遠故能致晏清之治而無風草之譬暨乎帝也長鯨短孤東南煽亂擅車四弛而民不聊生帝之寬裕温厚足以維持人心而反有烽燧之虞將天生叛賊以警人主乎抑上下偷安政教廢弛之所致歟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有國家者可不正紀綱而振頹俗乎

村上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四

贊曰帝王之學莫大乎誠意正心而賦詩屬文非

所貴也帝勵精圖治仁育群品其必有意於聖賢之學而時無井盤傳說之臣故其所講不過詞藝之末伎而聖賢授受之要未之或聞也使帝用力於帝王之學則其所成就豈特止於如是而已哉

總帝天質之粹美勤於政事民安其業朝野肅清蓋中世之明王也繇此言之延喜天暦之政可與漢氏東京建武永平比隆宜乎後世稱爲至治也

圓融天皇紀贊卷之三十六

贊曰甚矣權相之鉗人主也將欲有爲而不能爲

唯英傑之主而能制下若中材之主則率受制於
人僅能遵守規度不失故步而謂之治平見其形
則是也論其實則有大不然者也帝之御極禁綱
疎濶而盜賊充斥於閭里延喜天曆之政至此衰
矣及釋重負方爲游觀登臨之舉徒使後世稱其
風流文雅此豈先王游豫之義而恩惠及民者哉
權移相府政不已出宸衷所及不過如此焉矣

華山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七

贊曰漢爰延稱桓帝爲中主曰尚書令陳蕃任事

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也以知陛下可與爲
善可與爲非圓融求全朝憲廢弛婾惰委靡帝臨
御日淺然藤原惟成與藤原義懷戮力匡輔紀綱
頗張一旦爲藤原道兼所誘脫履萬乘情儻撲稜
勢急束薪此惟成義懷之所不能救而道兼之姦
謀過於中常侍黃門之所爲則將謂之何如主哉
即位初下詔求面折尸諫何其美也帝王之道信
及豚魚而可以欺天下乎其不克終宜矣

一條天皇紀贊卷之三十八

贊曰所貴乎得賢才者以其憲範王猷能補袞闕亮采熈載躋斯民以仁壽之域也方帝之馭寓號爲多士而謇諤骾直之風概無所聞王鳳之威方熾而舉朝循默無敢一效王章之忠憤者果可謂之得人才乎抑其所謂人才者皆浮華麗藻之徒而緩急不足恃歟帝惻怛慈仁雅尚淳朴雖總攬乾綱不能及醍醐村上之治而維持風教抑有愈於圓融花山之朝然則臣鄰之力未可全無其得才能之士亦可從而知也

三條天皇紀贊卷十九之三

贊曰自攝政良房居外祖之重攝籙之家莫不欲生女爲后妃以徼幸宰衡之任也既進女而爲女御由女御而册中宮錮寵提愛一生皇子則不擇長幼不顧明闇板而立之其意若曰是我家所生也是我家所立也太阿之柄移於外戚歷世三公宗族盤互勢禁威懾莞執樞機而其間不能無梁冀之跋扈揚駿之專幔雖有英明之主終莫能如之何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帝雖黙禱求佑果何所

益哉。

後一條天皇紀贊 卷之四十一

贊曰。國家之隆替。有民心之向背。民心一去。則有土崩瓦解之憂。雖有智者。不能留之。其可以留民心者。唯仁恕乎。帝在位二十年。政理未能煕洽。而刑憲或多廢隳。盜賊抄掠於輦轂。禁驚跳踉于邊鄙。不得謂之清平之世。及其崩也。民感弛勞之息。競供襄事之役。不令而能如是乎。蓋帝亦有君德之美。而輔弼將順。有所不逮歟。

後朱雀天皇紀贊卷十二之四

贊曰一條欲傳天位於小一條以存冷泉之統故不聽攝政道長而立小一條爲後一條之副主其公天下之心可與嵯峨淳和婉美而道長固欲帝繼後一條以久握外祖之權及一條崩益無所畏憚終使小一條去儲位而立帝爲皇太弟纔雖不能成先帝之志而獨不媿於上東門院之言乎其忘公而營私亦著矣劉向所謂王氏一門乘朱輪華轂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者非此之謂

耶帝雖有睿明之姿而日月之明正有所蔽雷霆之威不能獨運當時外家之隆可謂深根固蒂矣

後冷泉天皇紀贊 卷之四一十二

贊曰蠻夷猾夏獷俗難馴自日本武奮略東國桓武信威蝦夷黠黎霑化荒遐綏服方帝之世安倍賴時反于陸奧源賴義討而平之朝廷無復東顧之憂矣自時厥後渠率豪酋邀功藉勢相踵叛亂雖以宗拓之威靈終歸於芟夷殄滅而後來東國之兵委質將家廿奕世爲其臣僕者亦萌孽於此

蓋非帝之失德招亂而刻削毋狥苟安頽惰媮靡吏不奉法之所致也遂使保元平治以後天下大勢一變而不可復救此王室隆替之樞機也操國家之權者將焉逃其責哉

後三條天皇紀贊　卜三　卷之四

贊曰一條以來政歸戚里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帝以非藤原氏出前星殆易動搖而光世既著於壹切劍足使權貴望而畏是以及躬總大政以陽剛之才膺虎變之象克己勵精宵衣旰食宜其君

予豹變小人革面而炳煥明盛之治如日月之麗于天也大江匡房所謂可比隆於承和延喜者可以稱頌帝德而細繹政理專尙節儉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殆有漢宣之風而可謂中興良主追蹤近江朝廷矣

白河天皇紀贊 卷之十四

贊曰賣官爵鬻固衰世之蠹政帝承先帝之餘烈賞罰運於中襟文明之象如日方昇而反襲衰世之轍不亦繆乎漢汲黯諫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

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溺釋氏甚於武帝之好神仙故窮財殫力營建佛宇以求福田破壞祖宗之憲章朘削民庶之膏血凋劉淳朴天下日趨侈靡皆多欲之所爲也傳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帝仁義不施而多欲是務退居仙院殆如四紀天子威令所加無不如意而牀笫不修幾敗倫理保元之亂釀孽於此可不鑑諸

堀河天皇紀贊 卷之四十五

贊曰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魯曹劌

語莊公以民弗從孟子謂鄭子產可知爲政帝之給兵衛尉功錢以賙所衆棊之貧寠叡念所及可謂纊容周匝矣然天下窮者不止於此豈得每人而悅之哉祖宗致治之道莫不以大德化之況計金授宮當時之弊政積習成風不以爲非其故何也機務綜理於上皇而帝不得決雖有君德之美而不能澤被生民僅能如是而止耳後三條之業自此寖衰矣

贊曰帝幼冲蒞宸機務決於白河法皇及躬萬機嘉謨善政無所著聞而延曆興福二寺數交兵而闘雖由列朝崇佛敬僧養成驕傲不法而朝憲之廢莫甚於斯時僧人睥睨廟堂將置公卿於何地乎帝尚富春秋而決然脫屣退與法皇燕居逸豫游觀登臨每行必從養志之美可方軌於嵯峨淳和二上皇而善後之慮不能企及遂致京師蹀血之變哲婦傾城鼎巨覆餗蓋帝有以啓之也

崇德天皇紀贊　卷之四十七

贊曰兵貴有名師出以律帝之構兵孕怨蓄怒固非一日重仁親王既不得立復位之念切於夢寐故舉歷朝之典故以洩其憤於藤原賴長君臣胥議以爲舉事之秋雖法皇感於鼂姬之言而立四宮者非其命耶距崩七日遽欲反其所爲此逆父命也敵國扰下牽從帝爲人子曾無哀戚之容而輒動干戈可謂有名乎集烏合之衆據白河殿地非險固坐受強敵覊縻掣肘將師不得展其力可謂以律乎宜其敗衂汚衊而播遷南海也憤恚切

齒果何所益殆非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者耶

近衛天皇紀贊 卷十八之四

贊曰善善惡惡人心之公也攝政忠通雖非良輔之器而比之賴長之凶悖相去甚遠矣帝親信忠通而疎斥賴長可謂知所好惡矣使其承祚而親政有所樹立則忠通得盡其才能而賴長亦無所肆其毒螫矣憂鬱成疾無何而崩豈天欲降變亂乎何錫壽之不齊耶

後白河天皇紀贊

贊曰兄弟鬩墻骨肉相殘蓋人倫之大變也保元之事不亦慘乎崇德上皇之興戎固無名義帝不得已而應之猶之可也物而流之不已甚乎漢文以兄廢弟猶有尺布斗粟之譏帝以弟流兄將謂之何禮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古之制也親王及三位以上暑月薨者給氷況天子乎鳥羽法皇以辛巳崩卽夜葬之是何禮與此必當時有聞上皇之謀而欲速襄事者帝惑其言而從之也人子之心所不能忍而帝能忍之其能不忍於兄此歟

倫攸斁也至於變亂藤原信頼立招兵革委任平
清盛反遭吞噬遏於源義仲源義經而下討源頼
朝之詰則朝令夕改天下莫知適從大權潛移于
關東而不知隳其狙詐之術中材之主亦所不爲
此與唐僖宗脇於強藩下詔招討且宣武而暮大
原國祚終移于朱梁者何以異哉攝政兼實記清
原頼業語曰嘗聞之於通憲法師帝之爲闇主古
今少其比叛臣在側恬不之省人雖言之亦無所
警又載藤原俊憲語曰法皇全然晉惠帝也八王

爭權今將不遠甚矣其言之也此雖非臣子之所
可擬議亦當時之公論也

二條天皇紀贊卷之五十二

贊曰唐肅宗遷玄宗於西內張后李輔國之所為
而肅宗不與知也君子謂肅宗不孝而肅宗不獲
辭焉上皇之於帝慈愛既至傳位受禪出於上皇
之志而初無即位靈武之嫌何故每事凌軋至使
上皇欷歔於邑乎蓋藤原經宗藤原惟方不欲上
皇干預機務多方沮遏而帝亦崇信姦曲矜能炫

智遂致二宮不協而上皇之擾政事曾不如玄宗之居興慶宮則上皇亦不能無累德而帝之不孝人主所未嘗有也至尊無親之語不幾一言喪邦乎其得今終孝矣

六條天皇紀 賛卷之五 十一

贊曰襁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未冠而爲上皇與以叔父爲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爲也叔姪易位昭穆不協何以垂訓後世哉玉海載通憲法師語以爲叡念

所及。恤人言。必遂行之。信乎。其言之也。

高倉天皇紀贊卷之五十二

贊曰。漢唐人主。皆以孝稱諡。蓋以天之經地之義。莫大於孝。而孝子善述人之志也。帝之仁孝。禀於天性。故無聲色狗馬之娛。唯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爲樂。然遭時屯難。强臣制命。法皇居危懼幽辱之地。而帝不堪其憂。浮海欲握外祖之權。而帝亦厭其凶暴。權以濟事。冀以成志。紓法皇之難。盡爲子道。孰謂之仁。條帝之弟而有純孝如此者乎。遜

位未幾竟以憂崩雖政教未洽乎四海而萬姓哀慟如喪考妣莫非仁孝之效也儻以上謚之例議之可不以孝稱之哉

安德天皇紀贊 卷之五 十三

贊曰平宗盛挾帝西奔京師不可一日無主故立後鳥羽帝其勢有不得已者而帝之與後鳥羽皆法皇之孫也豈有愛憎於其間哉法皇以爲京師立主平族絶望可以招討慰諭而神器得復後帝得回還也平族以爲帝我家之所出也恭還京師安

乎天位則我輩可以瞑矣今彼既立主矣是過廢帝而名我爲賊也寧與神器俱沒不以天皇餌敵然則海上之崩殆非法皇速之耶當此之際使法皇有宏遠之略而輔臣有規畫之才則必有以善處之矣雖然帝僅任衣冠不知運祚既傾而平時子之果决固非法皇所能料則亦未如之何也矣

後鳥羽帝紀贊 卷之五十四

贊曰人君即位必正其始正其始所以正其終也自古未有無神器而登極之君元曆踐阼出於一

時之權而不可爲萬世法藤原兼實議之於當時藤原冬良論之於後異邦之人猶識白板天子國朝赫赫神明之裔豈可不重其禮哉是蔑祖宗之法而不正其始也及帝遜位惡北條義時之竊權亟欲誅之此誠有爲之主也然不修德教不審時勢憸壬姦邪譸張欺罔而欲以幾輔之招募捍關東之堅鋭是扰根本撥而求枝葉之暢腹心潰而冀癰疽之除庸可得乎況將非其人兵無紀律萬馬把關三院蒙塵古今未有慘於此者也實字之

變以皇太后幽皇帝保元之禍以天子徙上皇事雖不可而猶得以號於人曰我流之也承久之亂以陪臣制至尊天地否塞人補其憤而又使元弘之世賊臣得以藉口豈非不正其始之故耶後之識者不能無憾於後白河法皇也

土御門天皇紀贊 卷之十五 【五】

贊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乎孝帝之篤孝酷似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欲立順德帝而使帝去位曾無幾微見於天顏此非孔子所謂色

難着乎本院欲誅北條義時而帝諫之此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本院從其言觀釁而動待時而發則豈復有播遷之禍哉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其悖逆而帝必欲與本院同其憂冐波濤之險蛇虺之與處蒼梧之駕竟不能返天乎何不鑑衰也及四條帝崩而無嗣北條泰時懇求皇胤立後嵯峨帝於榛莽之中璇源天潢傳於無窮而垂裕後昆永錫爾類豈非孝感之所致歟天之保祐果不忒矣

順德天皇紀贊 卷之五十六

贊曰。魯昭公伐李氏。意如登臺。請囚。請亡。弗許。公室若將張焉。旣而日入慝作。公孫子齊及適歷之會。意如練冠麻衣。徒跣而請歸。此雖非其本心。而君臣之禮猶存也。此條義時以將軍家臣。抗萬乘之尊。爵雖班於王室。位豈埒於命卿。而其狡猾之計。倔強之力。足以蔑視季孫。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禮也。帝聰敏有英氣。其意必以新院之言爲懦緩不切事機。故用群小之謀。以贊本院之擧。在屯之

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豈帝未之思乎不能學于家羅之賢而務欲效郈昭伯之爲其及也宜矣

九條廢帝紀贊卷之五十七

贊曰本院下詔暴白北條義時之罪狀天下孰不聳動而主師敗績遭陽九之厄者時有不可也及其窮蹙竄之島逆今則獎之係累征伐諸將百方求媚於鎌倉而終不能免抑又甚於唐肅宗大信於史思明而歸罪於失事之烏承恩天下其誰信

之帝在襁褓廢立任其所爲獻出不辰身播國屯
哀哉

後堀河天皇紀贊 卷之五十八

贊曰如帝以順德皇子爲北條義時所廢而求高
倉皇亂立之此關東擅廢立之始而置君如奕棋
然嗚呼婺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當此時豈無一
二廷臣憤惋切齒者哉然兵權已奪亦乎不得施
力俛首屏氣而唯義時之命是聽事雖異於王衍
之勸進勢殆甚於石勒之虓闞其不排墻而殺之

君幸矣帝若臨之德雖有餘裕而爲義時所推戴一有所動則有不測之禍故拱默聽其所爲王風不競亦甚矣探本窮源則起於後白河法皇輕以刑賞之柄假人也有國家者可不鑑哉

四條天皇紀贊 卷之五十九

贊曰晉郤芮稱惠公曰弱不好弄楚鍾儀稱共王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列國之君猶如此而況於天子乎故太師太傅太保適爲三師而皇朝三司之設皆其任也帝嬉

戯無度蹉跌而崩輔弼之臣得無內媿乎何保愼
訓護之不至也

後嵯峨天皇紀贊卷之六十七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爲宦官所立者七君故政柄
在其掌握以武宣之英傑明敏猶不能去中尉之
兵權其餘可知也矣帝以先皇之餘澤爲北條泰
時所立刑賞黜陟不得由己一聽鎌倉之處分勢
固然矣然宦官在禁闕威脇人主其勢順便而北
條氏在關東至制朝廷之命宜君所難而圖事揆

策無不如意者置兩六波羅爲之腹心也是左右神策變爲銀鎗效節都也欲不仰成其可得乎至於皇統判爲二流建十年迭立之議則有甚於定策國老門生天子陵遲之極可不寒心也哉

後深草天皇紀贊 卷之六十二

贊曰詩美周文王之德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帝君德之至孝友之篤不媿祖皇之美而不能施文王之化者時勢使之然也及狂賊謀不軌龜山法皇不能自明至賜誓書於北條時宗寧

亦甚矣藤原公衡之譏未可謂非而帝孝友之言發于至誠遂使法皇無相猜矣浮言飛章從而銷滅可謂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豈非孝道之大者乎帝承一院之旨傳天下於皇太弟而太弟不能盡爲弟之道帝躬自辱而薄責於人其含弘光大之德豈不美哉

龜山天皇紀贊 卷之六 十二

贊曰帝王之德莫大於仁孝而材藝非所貴也而況贊力乎材藝贊力而無德以輔之此後鳥羽帝

所以速禍也帝既遜位置後院別當以歷新院此誠何心哉及北條時宗承新院之旨立伏見帝則帝不能無怏怏之心雖能鑑前代之覆轍不擢其材武而孝友仁恕之德有所不足焉推其所由一院牽於偏愛不念鳲鳩之平均僅以長講堂領資新院之供給而帝之驕泰習與性成蓋亦有所馴致也

後宇多天皇紀贊 卷十三 卷之六

贊曰蒙古忽必烈乘并吞之勢移兵于我凶焰甚

熾朝廷之憂莫斯爲大而計議謀畫一無所用唯事禬禳處禱耳旣而蒙古十萬之兵得生還者僅三人懲忠後來杜納覬覦之心上之神祇保祐颶風大發下之北條時宗處置得宜懸筭與臨事無畏故能致此奇功耳帝雖有英略勢可得施時論稱爲亞於後三條殆亦有所見而然耳豈虛美哉

伏見天皇紀贊 卷之六 十四

贊曰皇統旹宜有二乎二之階亂也後嵯峨上皇專屬意於龜山欲使其世纘圖籙而後深草之亂

不復得立雖非大公至正之道而大宮院面聞天語矣在關東則北條時賴敬奉遺詔矣此宜一定不可移動者也北條時宗不恐見後深草上皇之憂鬱板帝居儲貳原其情似不可深罪者而違遺詔之責則不得辭焉帝爲苞桑之計欲傳祚于無窮不得不倚關東爲重故百方曉譬而北條貞時通於詔旨立後伏見帝此關東再違遺詔也元弘之誅焉得不加其子哉

後伏見天皇紀賛 卷之十五 六

贊曰皇統之在亀山分既定矣關東豈得動搖之哉源親房謂關東將帥亦知亀山之爲正統而慮或啓爭端故分皇統爲二流也蓋後嵯峨之立專出北條泰時之意而帝之立亦由北條時宗之力故動息不能違之人主一以威權假人則不可復収後白河法皇旣誤之於前後鳥羽上皇亦失之於後後關東苟無釁之可乘則雖有英明之主終莫如之何也矣

贊曰後伏見帝之立也後宇多上皇不懌故道藤原定房於關東譴責北條貞時貞時病之遂定兩宗遞立之策而帝得以登宸極然兩宗之議出於一時姑息之計耳豈得爲長久之道乎況大位限以十年開闢以來所未聞也陪臣執國命若若贅旒然可悲也矣

花園天皇紀贊 卷之六十七

贊曰義學之變爲單傳直指掃蕩層累架騰之陋而發揮明心見性之旨故人主之精於佛理者往

往嚐之其源出於龜山而浸淫於後宇多至於帝而匪爲帝以關東之建議得繼伏見之宗政理不能斷於宸衷而皆決之於六波羅及遜位門贖益得研究禪旨至後醍醐討北條氏帝與後伏見上皇遷六波羅鎮將潰圍挾之東走流離狼狽僅而得免嚮之擁立推戴者反爲其累然帝處喪亂之際不以榮衰嬰其心蓋有得於所學而其沈溺亦甚矣

後醍醐天皇紀贊　十八　卷之六　九

贊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義之帝疾誅北條高時以刷三帝播遷之恥其事難於襄公而中興功業可以垂憲不朽矣龜山法皇之屬意至此益驗而足利尊氏悖倒戈之功蓄不臣之志狡獪桀黠比於高時更有甚焉故隱岐之狩猶有再航之期而吉野之駕永無回轅之日何也豔妻嬖而賞罰濫諫臣去而紀綱紊雖有忠臣義士肝腦塗草野而終莫之能救也特惜其發亂之才足以驅使俊傑而聰叡之敝不能甄別忠佞欲復延喜之治

其可得乎蓋創業既難而守文尤難自古皆然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豈帝未之思歟雖然帝英邁之氣百折不撓其拒傳神器於新王之語義正辭嚴而出皇子鎮陸奧之語不分文武爲二途大哉言乎中古以來人主所不能及也恢復之念挫而彌勵臨崩按劍顧命凜然故能擁神器于崛歘之間定五十餘年之基正統所在炳如日月豈不偉哉

後村上天皇紀贊　卷之七十一

贊曰延元中足利尊氏請降後醍醐帝信而許之旣而被幽僅得脫虎口而遯于吉野正平中尊氏與弟直義構難故爲緩兵之計又請降帝許之始焉猶可再焉不可然正平之事其勢與延元異矣足利義詮與父尊氏謀卑辭厚幣賂遺左右以納欵帝明知其姦而許之聲言還闕其實襲之挾以詐術應以詭道事之不成孰不察之葢北轅之舉出於一時之權略而非萬全之謀使新田義貞楠正成猶在則必不使主上有此行也男山之變雖

能突圍而祝彌之矢將中王肩吁亦危矣雖然帝自幼沖躬蹈行間或赴邊徼之鎮或涉風濤之險風纚雨沐冐犯矢石自古未有勤瘁如此之天子也故義旗一麾將士響應四方勤王之師敗而復振嗚呼此乃所以孝於先帝而不失祖宗之舊物者歟

長慶天皇後龜山天皇紀贊 卷十二之七

贊曰長慶後龜山二帝承先皇之餘烈偏安吉野朝儀禮典大率廢缺不能行而猶能鼓舞士氣號

令四方二十餘年雖運移祚衰而蹈義殉節之徒之衆靡二神器所在其可以維持人心者乃能如此蓋後醍醐之拒而弗授知天命在已也後龜山之與而弗恡知天命既去也當是時足利義滿主和議勸後小松欲待之以受降之禮而帝拒之竟以父子之禮授之雖在流離顛沛不失義之正者凜乎其不可奪也由是觀之二帝在位豈無嘉謨善政可書於簡牘者而兵燹之餘有不存一惜哉

後小松天皇紀贊 卷十二之七 十三

贊曰皇統之判爲南北猶元魏之分爲東西乎曰非也孝武孝静皆出於孝文固無所輕重唯視名分所在爲正耳孝武爲高歡所逐而孝静爲其所立則正統之在西從可知也皇統之出於後嵯峨亦無所輕重唯視神器所在爲正耳光巖光明皆爲叛臣所立非無神器而所傳非眞則不得謂之有爲然神器之輕重係人心之向背人心歸則神器重人心離則神器輕天人唯一道器不二固非

閏孽亂賊之所得而覬覦哉則皇統所屬不待辨
而明矣明德中帝受神器于後龜山帝於是乎皇
統合而爲一靈緒傳於悠久彼宇文普六茹亦有
所謂傳國受命之璽而異姓呑噬父子戕賊豈可
與皇統綿邈亘千萬世不可動搖者同日而語哉
然則神器之爲靈物自有所歸矣嗚呼盛矣哉

大日本史論賛巻之二終

大日本史論賛　三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三

后妃傳卷之七十四

國朝後宮之設員次不一曰妃曰夫人曰嬪曰尚侍曰典侍曰掌侍皆令之所載也曰女御曰御息所曰更衣曰御匣殿皆後世所置而女御最貴寵之所在從而冊立其皇后中宮並立無者蓋非古也源親房既識之詳别援其實植武朝始置中宮職者推尊皇母爲皇太夫人之義而非如後世配匹之例也　故清和踐阼改先中宮職爲皇大

后宮職據令義解太皇太后亦可稱中宮文武藤原夫人聖武之皇太后而孝謙之太皇太后也四史書中宮此證也然則古之中宮所以別尊稱而後之中宮所以媲美皇后也皇宮中宮蒙門院號者亦國朝之剏例而上徽號之謂也亦有非二宮而授院號或准三宮者禮本人情化先內治尊崇之義豈不休哉蓋後世立后必出藤原氏之門他姓不得與焉輔佐幼冲乗持鈎衡外戚之權日重而宮闈之寵益降其如建禮門院乃一時之勢而

非通制也若夫坤德柔順壹政穆宜易贊家人書美釐降關雎之化既行而椒聊之實蕃衍皇統清明萬世不易上無呂雉武曌之亂下無霍顯賈午之禍正位蘭殿齋體王后可謂美矣如額田部皇后寶皇后鸕野皇后皆以皇胤臨朝釋禘翟而被袞冕事詳本紀參互可見作后妃傳

垂仁挾穗姫皇后傳贊 同上

贊曰垂仁時挾穗彥將謀逆問挾穗姫皇后以兄與夫孰愛此與鄭雍姫問其母者相似也雍姫殺

夫以金父皇后自首以全君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然終與挾穗彥同死城中亦非從其反耶此葢人倫之變也楚葉疾唐李璀以父逆告君而以身從父移之君子未聞有以二子爲逆黨者由是言之皇宮之從兄而死独可罪乎且挾穗彥以皇后言誅死皇后無復面目以立於世則其死固可哀矣觀其臨死有不可奪之志求之後世簪紱之徒亦有不易得者孰謂簡朴之世得之於淑媛之倫乎君皇后者可謂不辱女德者矣自狹穗姫后之後

其正位内宮以毋天下者罕能致貞淑而成内助之美豈由其選色不選德之故歟嘗因此考上世置后妃往往有亂倫理者以仁德帝之明猶納矢田皇女降及桓武平城淳和之時因循舊俗莫之克改後之修史者宜爲國諱然舊史所載不得不據實而書益鴻荒之世民俗顓蒙男女蠢然自遂無復種類之別故雖朝廷之舉猶有簡褻不經不可訓者置而不倫可也其曰皇后皇太后大皇太后亦非常時實有此號皆後世所追稱也然則上

古草昧之時豈可以後世禮文已備之日例而觀之故曰鴻荒之世有不可訓者置而不論可也然其弊遂使風化已開之後猶致有斁倫悖禮者是可歎也命因首敘皇后之事附著于茲而並論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仲哀氣長足姬皇后傳贊 後世諡神功皇后同上

贊曰仲哀征伐不庭中道崩殂皇后奮其威武大挈六師軌訊獲醜掃蕩妖氛卒能移兵平定三韓建不世之勳剛明雄毅傑出古今諡曰神功不溢

美矣方仲哀之崩皇后有身凱旋之日誕皇子於
筑紫踰四歲而策爲皇太子遂據有大寶七十年
矣舍人親王修日本書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此
特筆也後人讀史不繹其義徒見其迹爲卽眞以
列皇統世次亦已過矣然應神降誕在仲哀崩後
是宜立爲天子者而爲皇太子果何名哉使之爾
立櫃前則固仲哀之儲貳也崩踰四歲而再立是
誰儲貳歟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不立天子而立太
子正名覈實則不可謂之非卽眞也且仲哀之崩

親王書曰神崇而其事朦昧不可詳據然當時或有不服其所爲而舉兵抗皇后者則其不能免後世之容疑亦宜矣親王不予聞位其義嚴矣微顯闡幽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雖然御紫極發渙汗其所行則天子之事也故令備書皇后舉動於仲哀應神本紀而不拘年庚乎得其正而於親王修史之旨亦莫相乖盭矣嗚呼應神居青闈六十餘年踰七方得負扆設使不幸崩於皇后稱制之日則赫赫皇統將何所歸乎此殆神之所祐豈人力

所能爲哉

允恭忍坂大中姫皇后傳贊 卷之七十五

贊曰允恭之爲皇子也謙讓不敢即帝位皇后固諫卒回其意爲太平天子賢矣哉及爲皇太后雄略帝荒禽多暴虐后置宍人部以慰諭之帝爲霽威諭聰敏仁恕饒有母儀天下之德焉

雄略草香幡梭皇后傳贊 同上

贊曰雄略天資勇猛蹈殺突豕欲斬舍人以洩其怒群下震慄莫有敢山一語者后直言以諫之不

惟舍人免于誅戮又能使暴君樂聞善言賢於楚
楚姬之諫莊王矣

聖武藤原皇后傳贊 諱光明子 卷之七十六

贊曰甚矣佛教之爲蠧也藤原皇后聰慧能文伉
儷至尊宜正坤儀以嚴奥惟薄顧乃置内道場延
僧玄昉而寵之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至尊恬不之
省縱其所爲其故何耶託之佛而掩其迹也後之
纂僧史者公然書之以爲后建浴室親去千人垢
終感阿閦佛身乘叢説又從而實之遂使愚夫愚

婦無所忌憚咸謂佛之勝功鉅德乃能至此則其
破壞人心世法甚於蛇虺虎狼之害可勝言哉然
皇太夫人藤原氏既與玄昉姦后亦效其所爲而
至尊不能禁床笫不修家法壞亂無怪乎孝謙皇
帝之穢德彰聞也舊史遷就其辭爲后隱諱然藤
原廣嗣之表當時播于民間欲蓋彌彰此之謂矣

平城尙侍藤原藥子傳贊十卷七

贊曰平城帝中主也溺於第祠之愛變寵尙侍藥
子險言似忠受而不詰憸壬衆之搆成邪謀衆輿

東遷旌旗西靡苟非嵯峨帝之善用將帥則戰爭方始而禍亂未艾也書戒牝雞詩刺豔妻龍漦結釁燕尾挺災色之爲禍慘於莫邪而烈於燎原之火可不懼哉

嵯峨橘皇后傳贊（諱嘉智子稱擅林皇后同上）

贊曰擅林皇后以良家子嬪於藩邸及正位椒房幽閒令淑能副四海之望雖治襲時習崇信尺教而置學館院教育子弟則當時帝王所不慮及者也遺令薄葬愛惜民力蓋有達於必生之理者豈

非賢哉

村上尚侍藤原登子傳贊 卷之七十九

贊曰盥饋率禮祇承內事儆戒相成閫有曠失此后妃之職也村上帝賢明之主也世之言治必稱延喜天曆而尚侍登子前爲重明親王之配以中宮之妹出入宮中及親王薨納之掖庭寵冠六宮遂使帝有晏起之愆豈淫粧怪飾蠱惑人心一至此乎狎媟溺之私雖賢明之主亦不能免歟進不以正其能以禮自持哉累乎主德多矣

一條藤原中宮傳贊 諱彰子號上東門院 同上

贊曰皇朝並立二宮中世之制也位號之尊方在皇后而寵幸之渥寶歸中宮故上東門院立爲中宮而定子更號皇后敦康親王一條之長子而定子所生也方禪讓之間立爲三條之儲貳則名正言順矣帝憚攝政道長之威以後一條爲皇太子非其志也后勸其父使立敦康而道長貪外祖之權不用其言及小一條去儲位后又欲成先帝之志而道長不可竟以後朱雀爲皇太弟皆以后之

所生立爲青闈則其欲益固戚畹之親而經營私門盖可知矣后不惟絲髮無妒心撫視皇后所生子女不異己之所出不賢而能如是乎世徒以其壽耆福履爲門院之最勝稱之孰知觀天作儷內無懋德乎

白河藤原中宮傳贊 諱賢子卷之八十一

贊曰古者左史書動右史書言故王者言動不可不愼也白河帝遭中宮賢子之喪抱屍哀慟源俊明正言以諫之帝曰自朕爲始此言出於哀戚之

餘而不覺其累聖德甚多也王者法天敬祖兢兢業業猶恐失墜若任其志之所欲爲肆意行之而曰自我作祖則驕奢淫佚何所不至此喪邦之基也帝脫屣之後聽政於仙院猶在位然遂來關白帥道之識而後白河法皇踵行其故事此亦承其弊也

鳥羽藤原皇后傳贊 諱得子號美福門院 同上

贊曰鳥羽法皇寵美福門院錮於哀誓言無不聽后以近衛之崩歸罪於崇德及藤原賴長之蠱祝

故勸法皇不立重仁親王而立後白河帝此國家
治亂之所係也後白河之於近衛兄也其事與於
顯宗仁賢之推讓不宜以兄繼弟世嫡用兼在禮
爲正家心與論實歸垂仁而豔妻煽方處法皇惑
其言而立所不當立遂激崇德之怨陵土未乾京
師蹀血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
人信矣然保元之禍推原其本實基於白河帝之
好色焉帝鍾愛待賢門院而遂至敗斁彝倫法皇
亦知崇德非已子嘗有叔父子之語故其不慈於

崇德固非一日而后之狡謀亦因而易入可不戒哉

近衛藤原皇后傳贊 諱多子 同上

贊曰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皆諫爭獨李勣阿其意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二條帝欲以太皇太后爲皇后群臣以爲不可曰神祖以來未有立爲二帝之后者然履中草香幡梭皇后再爲雄略之后事見正史此雖非得禮之正者皇朝非無其例當時公卿偶失撿閱而或有援武氏

之例者則益謬矣武氏之事固興於此而帝未嘗不以勸之言爲是其意亦謂此朕家事不須問人故外議一切不聽至於法皇亦以爲不可則以天子無父母之語拒之不孝不甚於高宗之所爲其不馴致禍亂豈非幸歟

高倉平宮傳贊 諱徳子號建禮門院 卷之八十二

贊曰平軍熸於壇浦而養和帝崩于海建禮門院亦自投于海登時東兵極之共在舟中百艱備嘗卒蒙汚衊之名不能自白可哀也矣蓋源頼朝戒

範頼以勿使侵陵前帝太后護送之故將士恐違其令力救之太后終欠一死而不能與母氏比潔惜哉由是觀之頼朝所以保全之者顧非所以累之歟然死固非一端求死即死耳何必蹈波濤而葬魚腹然後爲快乎漢平王后爲莽敬憚及新室亡后投宮火而焦爛大后所遭之地亦頗相類而志操之烈則不逮遠矣

後嵯峨藤原中宮傳贊　諱姞子號大宮院　巻之八十三

贊曰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後嵯峨帝寵大宮院而生
後深草龜山二帝此宜無所輕重而後深草長子
也主鬯在其子孫者大經大法而春秋居正之義
也設使不幸而後深草無亂則以龜山承統亦不
失兄終弟及之義也帝牽於偏愛之私而使後深
草傳位於龜山固失春秋之義而必欲使龜山之
亂紹纘皇統此有所蔽而然也后閑容貞以成帝
之志在后則可矣在帝則未為得也偏陂反側不
遵王之道皇極何由立哉卒致後深草之愷鑾使

北條氏得建二宗迭立之識其實帝有以啓之也

亀山藤原皇后傳贊 諱信子稱京極院 同上

贊曰京極院以才色承殊寵於亀山帝及其崩也帝甚悲悼居常忽忽不樂故逌於禪寂以爲排遣憂鬱之資薰修制行不異頭陀而晚年懈弛沈溺牀第醜聲聞於遊義門院汚名被於談天門院放情逞欲古今少其比嚮之所謂明心見性果安在哉後醍醐之於一條局後伏見之於三條局皆有累乎君德而帝家道不正二帝亦有以效之也揚

時釋墻有茨詩曰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門之內世無得而知之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方帝荒淫之日豈謂世有知之者而播于中外傳于後世乃能如此使帝能用直指徑悟之力於詩書禮樂則亂倫敗度未必至於如斯之甚矣夫

後醍醐藤原皇后傳贊 諱廉子號新待賢門院 卷之八十四

贊曰曹大家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

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
功過人也藤原皇后兼是四者而效於大家之所
論宜其固寵專房而得以蔽惑主聰也葢后資質
穠粹迎意諷悟從帝於板蕩之間歲月既久顏詞
婣熟嚢謁易行怨之所加無限厮皁榮之所及無
隅諭諫庇護足利尊氏招納利權離間護良親王
讒搆惠良將士解體憤怨而思亂則其蠹害建武
之政爲何如哉然后誕育元良曾爲國母雖倫安
之業未備六宮之盛而甘毳之奉殆盡四海之美

幸矣哉

皇子傳十五卷之八

國朝皇子爲親王皇孫爲二世王以至三世四世五世皆稱諸王亦猶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一世撲賀親王之名未立稱命稱皇子天武以後始有親王之稱嵯峨仁明文德清和陽成光孝醍醐諸皇子或爲親王或賜源姓以列人臣如桓武皇子良岑安世長岡岡成仁明皇子貞登光孝皇子滋水清實皆特

例也亦有出家歸佛乘者光仁皇子開成華山皇子深觀覺源是也法親王肇於白河皇子覺行其後比比相繼唐太宗所謂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皆勢既然也然唐初諸王猶有茅土之封開元中諸王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等而實不出外國朝親王領諸州大守皆爲遙授之官鹽務一委上佐主之雖乏維城之固而無尾大之患蓋與開元之制相符而昇平無事之宏規也至後醍醐朝軍國多事叛亂煽起恒良親王爲撫軍監國之地

勦恢復招討之略尊良護良宗良三親王受元帥之寄恭鷹揚之績名實不勝功效可睹日本武尊以來所未嘗有亦可以觀世變也若夫踈派天潢莫非神明之胄重附累葉皆是若本之幹本支百世子孫千億任城蘭陵之烈間亦有之河間東平之美不多讓焉其如春日開宮崇道盡敬崇道天皇皆據追尊之徽號以示特書之崇重作皇子傳

日本武尊傳贊 景行帝皇子元名小碓命　卷之八十六

贊曰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景行馭寓西

胥熊襲東有蝦夷獸犇鳥駭猪獰難制肆其妖毒互相吞噬日本武尊以不世出之姿奮雄偉之略一駕誅戮梟創再駕襲服蝦狄我武維揚疆圉寧謐征伐之功莫之與京而帝建立輔助用能濟屯憂勤競畏不遑寧處正得雲雷之象以致大亨之道神器之託將在他日而皇子甍於中路不能經綸大業天稱其胤仲哀登極變世廟祀以假以享神靈所依四海瞻仰嗚呼盛矣哉

麛坂忍熊二皇子傳贊　廿仲哀帝皇子　卷之八十七

贊曰仲哀神功之間其事秘矣加之年代荒邈其
詳不可得而知矣蓋皇后身居正嫡誕育元良麛
蘗不得奸天位此一定不可易者也麛坂忍熊二
皇子舉兵抗之可謂亂賊之徒非耶雖然仲哀暴
崩于行宮皇后與武内宿禰謀乃張皇胎中天皇
之聲威聳動天下之耳目意必有衆心不服於下
者武内宿禰以元老輔皇后不能速以大義諭告
二皇子使其事明白於天下此乃所以招兵也二
皇子亦不能於仲哀崩殂之時日夜以身赴難舉

事已晩坐失事機其敗必也宜矣至於赤猪墜殺麛坂則事甚神怪不可窮詰今據舊史直書其事而二皇子之是非曲直則後世之論將有所歸矣

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傅贊　子應神帝皇同上

贊曰應神以菟道稚郎子爲皇太子分既定矣而砕仁徳於菟道讓猶可也繼之以死則已甚矣蓋太子之讓宜在立爲儲貳之日而不宜在應神既崩之後今推其心太子應神之所甚愛也固辭則傷共志不得違其命也仁德之仁孝岐嶷立之爲

君則天下受其賜我之不肖豈可以躬先兄哉此公天下之道也故至宮車晏駕之日決意行之然社稷不可無主帝位不可久曠太子以天下讓仁德久之不許其請則歸而即位可也若必欲追夷齊之迹則晦跡遠去亦可也何遽以死爲哉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若太子者仁而過者歟昔者泰伯三讓逃之荊蠻其遯隱微無迹可見故孔子歎美以爲至德太子之讓固善矣其迹則不可爲訓其將死進母妹八田皇女於仁德以爲妃此雖上

世之風亦害於倫理是時文籍始入國朝太子師阿直岐王仁而習焉文教之與實昉于此而其間道則未也可不惜哉

大草香皇子傳贊 仁德帝皇子同上

贊曰安康帝信讒夫之言殺大草香皇子虐取其妻而爲后而心憚眉輪王則帝亦嘗有戒心矣然以母寵出入宮掖亦不謂七歲小兒能報讐也眉輪對雄略帝雖辭直氣壯然殺逆之罪固在不赦而安康帝亦有以自取之不可獨罪王也

皇太子木梨輕傳贊允恭帝皇子同上

贊曰皇太子木梨輕與母妹輕大娘姦遂有盛憂羹氷之異卜者之言頗似漢儒洪範五行傳之說蓋君子之畏天也雖微不敢忽爲之戒愼恐懼敬之至也允恭以儲貳之重不忍加刑亦存忠孝之道而太子不悛竟以淫虐隕命不畏天戒其及也宜然亦竊矣怪親親相姦不特止於太子上世之事姑置不論下逮叔世間亦有之謂羹將不勝其凟而舊史特書之者蓋亦有深意焉據實以記異

固事以存戒而後之賢君明主其將有省於斯乎

聖德太子廐戶傳賛　用明帝皇子　同上

賛曰皇太子廐戶有聖德之稱其聰敏頴悟度越世人從可知矣然考諸載籍施為多有不厭人心者敏達不好佛所為異域之神其言正大明白而太子奏曰諸佛之道諸神不敢違是蔑如神祇也用明頗信佛法先是天子未嘗禮佛而太子勸帝禮之是隳壞國典也弓削守屋中臣勝海固排佛法而太子黨于蘇我馬子必欲除此二人使人陰

殺勝海而以殺生爲戒是欲濟其私也守屋之誅雖由欲立穴穗部皇子而其實在此馬子相執大行在殯太子不治喪事銳意攻戰者非爲國家而思其興己也崇峻切齒馬子而太子務寬容之馬子謀不軌而太子爲不知者賊在朝廷而不能討責以春秋許世子趙盾之義則雖謂之太子與行大事亦不能辭也太子漢然無所顧曰此過去之報也佛氏固立三世之說其要令人斷惡修善而流弊亦至如此令子弒其父臣弒其君而諉過去

之報則天下可得而治哉太子之志則在佛教不在綱常故立陰柔易制之女主而倡爲宏濶勝大之言其效遂至佛法與王法比陸朝儀與佛事並行此太子之志而馬子之所欲也其制憲法十七條剽竊聖經賢傳而近於經世治民之術然以篤敬三寶爲宗則立言之旨亦可見矣至於辨駁太子之得失則近世林道春之論悉之矣

崇道盡敬皇帝傳贊 天武帝皇子名舍人 卷之八十八

贊曰史者所以著興廢垂勸戒也國朝庶事草剏

文教後興上世之事鬱而不暢渙而不萃履中四
年始置國史於諸國記事言達四方志此國史之
史生而亦史官所由起也推古二十八年皇太子
厩戸與蘇我馬子撰天皇紀國紀其子蝦夷之亂
羅兵燹而亡天武九年詔川嶋忍壁三皇子撰帝
紀及上古事其書亦傳矣舍人親王奉元正之敕
著日本書紀以浩博之才駢雄贍之文蓋據二皇
子之成書參以稗田阿禮之言上自神祇下至持
統列聖往事粲然可觀繼之者有後紀實錄之撰

莫不依倣親王之書遂使後之覽者得以孝信而
嚴實則親王之於文史可謂其功冠於古今矣居
宗室之長為維城之固與新田部親王損籍克諧
同寅協恭輔佐皇太子致雍熙之治追尊之典光
于史冊宜矣

崇道天皇傳贊 光仁帝皇子名早良 同上

贊曰早良親王寔桓武之弟也此宜為皇太弟而
不宜為皇太子舊史不書其故豈帝未生子之前
以仁光之命予養之乎抑當時禮典未備概皇稱

太子歟今皆不可得而知也然帝於親王親則同抱恩則父子宜擇保傅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衞翼輔導以成其德性而帝荒於禽委政太子太子亦宜恭敬溫文以守主鬯之器而專行除拜以忤帝意竟其群小相謀殺帝之寵臣帝大震怒廢而流之斃於道路可謂兩失之也帝豈其爲厲多方禳禬遂至追奉尊號果何益哉直德秀曰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冑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豈唯異邦

之事爲然哉國朝治體固美而贊善諭德之方有闕焉歷觀皇太子被廢黜者皆不豫養儲德之所致也其可忽諸

桓武帝諸皇子傳贊 卷十九之八

贊曰桓武諸子皆有令聞葛原親王恭儉不傲於物歷覽史傳練達典章蔚爲蕃屛之望萬多親王精究譜牒著姓氏錄尊卑區別至今賴之明日香親王雅尚節儉舉世事華靡而獨服澣濯之衣在天潢尤難得者也葛井親王自幼以射藝播名

惜其酣醬終　軀也良岑安世以學術顯遂閑治體穫息氏瘼豈可槩以才藻之士視之哉賀陽親王意匠巧妙小惠不足濟世而其守忠貞王歷任諸列戚惠並行興庠序之教有良二千石之風當時稱爲宗室之最宜矣唯伊豫親王性非醇良憸壬惎之能拒藤原宗成之邪謀而秘不之發此與謀逆同科何以自白乎冥其爲宗成所連染而不得其死也仁明追贈之典可謂厚矣

嵯峨帝諸皇子傳贊　卷之九十

贊曰嵯峨諸子前爲親王者四人後賜源姓者十八人可謂螽斯詵詵宜爾子孫矣據其賜源姓詔出身之初一敘六位若源寛及第補文章生前此所未嘗有而示謙遜之德亦可見也夫以皇子之尊下同人臣之列停封邑之濫省府庫之費其爲後世慮著至深遠矣帝雅崇文睿藻煥發故敎諸子以學術源信源弘皆通經史兼善草隷源明博覽諸子百家源啓善射好文藝其餘朗悟開爽涉獵書傳者不爲不多而源常務進才能退讒佞時

論以爲有庶相器則其成就德業從可知也方文德有易太子之意信直言犯顏以定淸和之儲位頗有周昌廷爭之風此其大節較著者也源定長於深宮不知稼穡之艱難蓋子養於淳和勢使然也融歷仕四朝官爵貴顯營河原院極其侈麗不免文人之譏而處廢立之際出言昧於時宜輒爲相國基經所叱二人之所爲殊非帝燕翼之志也

廢太子恒貞傳贊 淳和帝皇子 卷之九十一

贊曰平城皇太子高岳仁明皇太子恒貞遭廢黜

著實由藤原仲成尚侍藥子蠱惑上皇興戎階亂與橘逸勢伴健岑謀不軌皆非其罪也高岳爲僧練行勤若恒貞亦披鬀持戒精嚴而太子志操不丸何其相似也然恒貞豫慮嵯峨淳和兩上皇百歲之後必有不測之禍固辭儲位而仁明不聽及兩上皇相繼而崩果有龍樓之變是太子之安危繫兩上皇之存歿而仁明之不慈不明愧於兩上皇之德多矣太子嘗奏仁明釋奠放大學能舉曠世之廢典博覽經史兼妙草隸方其被幽縶止安

詳不以經禍動其心則有過人之度亦可知也及相國基經廢陽成屬意於太子在廷大臣亦皆翊戴而太子拒之其事甚正可謂卓爾不群能守沙門之行者矣使其毓德春闈負荷重器則能紹隆鴻緒必有可觀惜哉

仁明帝皇子源光傳贊同上

贊曰源光洞察妖魅以解時人之惑可謂明矣然黨於藤原時平讒害傾危計行姦售竟逐菅原道眞而奪其位能辨鬼物而不知其自爲鬼爲憾何

明闇之相反歟

文德皇子惟喬親王傳賛

賛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之道也蓋諸母皆同埒則母以子貴嫡母所生則子以母貴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正嫡有子則庶子雖長不得立亦甚明矣惟喬親王文德之長子而帝無正嫡則嬪御皆同埒也曷爲不立親王爲儲貳而立幼冲之清和此有所蔽而然也清和所生藤原氏以相國良房之女位次稍貴於親王所生紀氏

然未王如魯隱公之母賤而桓公之母貴也旣立其子爲太子曷爲不立其母爲皇后六宮爭寵勢有所不可也然則曷爲舍親王而立清和良房之權重也帝嫌太子之弱而欲權立親王以待其長此又不可行者也使帝有明斷則不畏良房之權立親王以從長子守器之義不然速正藤原氏之位號以明嫡庶之分不由此道而優柔不斷旣立之又欲易之此殆啓釁端也豈不危哉幸而帝納源信之諫國本不動搖此社稷之福也親王退居

間問散無慍色清和亦不廢懿親能存友于之誼華蕚光輝可謂兩盡其美矣

醍醐帝諸皇子傳贊卷之九十三

贊曰醍醐諸子皆有材器重明親王性素豪奢而獨爲君父心喪三年雖非古制而屏絕綾羅髮器哀慕不輟能盡臣子之誠亦曠世所無也兼明親王博學能文饒有曹植之才居閭禹之重兼傳保之任施設將有可觀而關白兼通欲使從兄賴忠代其位乃尊之爲親王其實踈而遠之爲計深矣

親王不勝讒口之囂囂賦菟裘以見志亦可悲矣
世謂其子伊陟闇劣矣對於一條帝遂以賦獻此
殆不然縱雖主愚極陋之人豈有不知賦之爲文
裘之爲物者哉伊陟官至納言職兼金吾又豈有
不知文字而可以居獻納之職者哉當此時權把
用事轉喉觸諱親王憤世疾耶之志無由上達因
帝之問冀其繙覽果使至尊動容則當箴規於朝
笑明先志於泉壤見其知而未見其愚也源高明
失勢叡望時出怨言竟爲藤原師尹所傾禍將不

測讒慝家之策張大獄爲之株連誣以謀及期誠寃也要亦其禍有所從來矣

村上帝皇子爲平具平二親王傳贊卷之九十四

贊曰村上諸子其稱於世者爲平具平二親王而爲平親王以結昏於源高明不爲攝籙者所喜常嘗欲傳位親王而事多支吾訖不能成及外祖藤原師輔薨益不得志遂起橘繁延藤原千晴等之變而高明左降親王剔髮勢之不可恃固然矣具平親王以文學才藝著於當時聲譽亞于兼明親

王大江匡房舉父子以文事繼業者以親王爲稱則帝好文之美亦可併觀焉志操恬退不競權勢終能保其令名賢矣哉

大日史論贊卷之三終

大日本史論賛　四

大日史論賛卷之四

三條帝皇子小一條院傳賛（名敦明 卷之九十四）

賛曰小一條院以三條皇子爲後一條東宮非其所欲也二條三條皆村上之皇孫而一條繼於華山三條以一條之從父兄爲其儲貳昭穆已爲不協方三條傳位於後一條儲位未定攝政道長欲立後朱雀爲皇太弟而一條不聽遂立小一條爲太子蓋欲存冷泉之統也其擧固善矣然太子長於帝十四歲昭穆何以得叙不待傳壹切斂而其

不終可知也一條登遐太子不能安位道長恫疑虛唱遂讓儲位於後朱雀果如道長之志而冷泉之統至此絕矣宣詔纔畢宮殿輒燬道長之所爲不亦甚乎當禪讓之間太子固欲避於後朱雀而毋后强之終至此極謂之何哉道長畏物議上院號以安其意進女爲妃以釋其憾可謂其計至巧矣使太子有特立之操則盤桓巖谷而追蹤於高岳恒負二親王豈不美哉顧乃戀戀於茅土之封棄故妻而宴新昏至使棄婦與父俱憤怨而死其

無志操亦可見矣然則太子之讓非出於至誠而逼於勢者也

後三條帝皇子輔仁親王傳贊 同上

贊曰輔仁親王以文藝著名時論比兼明具平二親王以爲有河間東平之風後三條遺詔白河欲使以次立爲皇太弟故搢紳士庶歸心久矣白河違詔旨親王不得立退居北山琴書自娛其處身甚善矣然不能拒絶賓客至有三宮百大夫之稱豈非招殃之道耶未幾果有僧仁寛之變親王雖

不與知其事能得免禍而爲累亦多矣盛名之下難久居可不愼歟有仁以帝室之冑不降其志傳洽多藝善繼親王之業然修飾儀容衣冠務出新樣天下靡然嚮風劉裒淳素馴致奢靡有仁與有罪焉而其不阿關白忠實之權勢與之抗禮以警一時公卿庶乎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者矣

後白河帝皇子以仁王傳賛 卷之九 十川

賛曰術士之誤人多矣以仁王以母無寵不得爲親王悒鬱日久故信相者之言自謂蛟龍終非池

中物一聽源賴政之計而不度德量力倉皇舉事遽稱最勝親王其器小矣宇治河之戰賴政力屈死之親王中流矢而授首可哀也矣然關東源氏奉王之令旨而建義旗者八州響應終能殄滅平族而鍾簴不移廟貌如故豈非羽檄所至激厲義氣歟當京師無主法皇議所當立源義仲盛稱王之功而欲立其子北陸宮武臣敢議皇統固非所宜而其言未嘗不是也法皇欲立高倉皇子決疑於卜而北陸宮不得立當時執政亦以爲不可則

天人之所不與終莫如之何而王首事之功消沒而無聞不能澤流子孫悲夫源義仲之亂圓慧法親王與天台座主明雲抵法住寺殿以赴法皇之難竟爲亂兵所殺明雲亦同其歿夫旣出家歸佛固無臣子之分釋氏絶滅天倫雖不赴君父之難孰有非之者哉然天理之存於人心有時而明一聞其難有所不忍故冒犯矢石以赴之君法親王可謂能存天倫之義者也有居臣子之職而求苟免者豈非無君父之徒歟聞法親王之風亦可以

㤥怳矣是有關於世教也義仲悖逆固不足道其梟二人之首果何謂哉此雄其善而揚己之惡也滔天之罪其能免乎刑戮乎

後高倉天皇傳賛 高倉帝皇子名守貞 卷之九十六

賛曰西漢未赤眉賊起書札爲符軍中得城陽景三後三人探之劉盆子探得符遂立爲僞主養和帝孫於西海京師無主法皇欲選高倉二皇子源義仲固請立北陸宮法皇難違其意乃決於卜亦三人焉耳三宮吉凶相半四宮吉北陸宮凶四宮

遂登天位是爲後鳥羽帝而三宮則後高倉院也彼以賊此以正彼以巫言此以卜筮盆子見衆拜恐畏欲啼親王啼號不敢前不爲法皇所喜一何相似也然盆子得位親王不得位帝位果有命數而非人之所能爲者歟親王及長不通賓客遁跡於釋門可謂能守其分者矣承久之變北條義時肆行廢立欲奉親王之子爲帝使人言其意親王不省曰適足亂道心矣及其妃藤原氏慫慂之乃許焉在常人則不勝其喜而親王耳若不聞此又

可見終非盆子之比矣義時雖以順德之故廢幼帝而其意亦在求高倉之皇胤遂立親王之子是爲後堀河帝而親王亦蒙太上法皇之尊號高倉君德之美仁孝浹洽乎人心福祚流行於子孫於斯益可見矣

順德帝皇王忠成王傳賛 同上

賛曰忠成王以順德皇子爲北條義時所忌終不能登宸極亦不得爲親王其悒鬱可知矣王孫忠房養於後宇多帝陞爲親王當時以爲殊禮忠

成王豈不忻忻於地下哉建武中興親王將兵討足利尊氏王師蹉跎親王不見敵直入鎌倉尊氏建犯京師勢甚猖獗後醍醐帝幸叡岳親王及旃至東坂本官軍大振雖不見摧陷廓清之功而其與後醍醐諸皇子方駕齊軌亦從可知矣情乎載籍淪沒其詳不可得而知也

皇太子邦良傳賛　後二條帝皇子　卷之九十八

賛曰後二條之崩也皇子邦良宜承皇統而北條貞時建二宗迭立之議立花園帝則儲位宜在邦

良而後宇多法皇不從託疾遜之遂立後醍醐纂
鴻基者何耶後醍醐固法皇之所愛而邦良其所
最憐者也故使後醍醐立之爲東儲皇姪之親猶
子也而况法皇之所託豈可遏之不厚哉然帝既
有長子尊良則太子之立非其志也特以法皇之
命與北條高時之議勉强從事而非出於至誠者
其能得全父子之恩乎及法皇崩帝果有易儲之
志太子處嫌疑之地能供視膳之職温良仁恭中
外悅服固無罪之可廢是帝欲成其私而不顧天

下之正理者也奉而高時執先人之議固爭之太子遂得不廢不亦危哉使太子不蚤甍則料其紹襲之間必不能無歎來濟所謂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者帝不能行而群小投機構成恒貞之變亦未可知然則太子享年不永者豈非天全其令名耶

後醍醐帝諸皇子傳贊卷之九十九

贊曰後醍醐諸子皆英烈有風骨才堪禦侮無帝欲圖北條氏而教習之漸使之然乎尊良親王年

雖最長壓於邦良不得立爲儲貳建武之亂管領關東仗大義以討足利尊氏竹下之戰偸裨降敵官軍敗績既而經略北國奉東宮據金崎城東宮弟也親王兄也親王輔之毫無怨色及城陷志氣慷慨從容就死帝子宗藩未有義烈如此者可謂忠孝而全矣護良親王天資雄勇武藝絕倫敵王之愾擊殄疆冦艱楚嶇嶔幾瀕九死終能建牙吉野號令四方新田義貞赤松則村東西起義而車駕返正者親王之功居多焉親王見尊氏不臣之

漸必欲誅鋤之尊氏忌親王之威名讒搆百端是親王與尊氏勢不兩立天下安危一係於此而尊氏狡獪通裏謁而設機穽帝不問其曲直赫怒而囚之親王不勝憂憤上書訴寃有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之語至今讀者爲之嗚咽隋太子勇爲弟晉王廣所陷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文帝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親王所上書亦爲有司所沮不得奏寃枉之病如出一轍文帝付勇於廣而帝付親王於足利直義是皆自墮姦人之計

而招國家之亂者也孰謂帝之英武彊毅而壅蔽一至此乎直義拘親王於土穴遂枉殺之而帝猶不知世以不慈不明譏之亦宜矣其子與良居閫職之重而昧興復之機反欲乘危作亂徼幸一時大有愧於乃父之烈焉皇太子恒良爲曾氏所幽能知必無生理諭成良親王與俱仰藥而薨慘虐之甚古今未聞其比尊氏之罪著矣宗良懷良二親王受征東征西之寄有岳陽江夏之略竭誠赴敵志不圖生雖兵有利鈍不能克復京畿而勤王

之節始終不撓懷長征伐擕貳綏撫築紫不負帝
之所託其功不可波矣

皇女傳一卷之百

宗之史臣有言婦人內大家雖天姬之尊史官猶
外而不詳然則其行履罕傳于世亦宜矣國朝敬
神祇謹祭祀自倭姬祀皇太神於五十鈴川上有
智子內親王立祭於賀茂社歷世相承卜定齋宮
齋院其禮至重下嫁王公者示重其選而宮壼之
設治襲古風故有登宸漢母儀天下者撫養幼主

恩禮兼施故有爲準母蒙門院號者又有非匹敵
而號皇后者有賜姓如皇子者有剃髮爲尼者皆
國朝之特制而不可例以外國之史視之今據載
籍之所存悉列於傳而其性行之淑慝操守之有
無亦可以概見作皇女傳

諸皇女傳贊　卷之一百五

贊曰稚足姫被讒自經遂感神鏡之異得雪其寃
山邊皇女褓大津皇子之誅死以身殉之皆貞烈
可稱者也當孝謙猜忌之朝不破內親王以誣告

譴責則誠寬矣然始以其掌夫從逆削籍終以其子棣反處流非不奉也有智子內親王才藻豔發罕有疇匹蓋帝姬之俊秀者也親子內親王以父皇崩哀毀遂至不能起可謂至性篤孝者矣近衛崩而無嗣烏羽法皇欲使暲子內親王莅位關白忠通諫之而止非特能救法皇之溺於愛亦所以保全內親王也

可美眞乎命以下至野見宿祢傳贊　卷之一百六

贊曰國家之興必有佐命之臣扶翼皇運可美眞

手不墜天孫之結挐寶器而歸眞亦屛翰王室爲物部氏之祖後世武士之　權輿于此高倉下至誠感格殄滅妖賊道心忠勇天性鷹揚奮庸其師尚父之流與推根津彥山奇決勝摧陷彊寇弟猾弟磯城能知天命所歸不從其兄之逆謀輸誠竭力卒受第七之胙皆開國之元勳也彥國葺定難持危爲世虎臣能見宿禰雄勇絕倫著名當時進埴輪以代殉埋克成垂仁之美可不謂之仁者之勇乎

大田田根子以下至奏酒公傳贊卷之一百七

贊曰異哉大田田根子之事崇神帝也夢兆頗類傅巖雖不見旱霖之用而帝精誠永消之效亦可覩矣天日槍以新羅王子投化而至此非海表朝貢之漸耶田道間守瀝誠輸忠誓以復命可爲人臣之勸物部十千根同寅協恭不忝五大夫之列赳赳武夫世爲干城阿知使主酒君秦酒公皆以殊方之産來仕天朝各奏爾能若酒公之教蠶桑而衣被生民琴歌悟主而弗使陷於殺無辜可謂

出乎其類也

武内宿禰傳賛 卷之一百八

賛曰神功皇后之還自筑紫也麛坂忍熊二皇子稱兵邀之於路其勢甚危武内宿禰擊忍熊而走之終能定基業於倉卒之中屬神器于皇太子雖非聲罪討逆之師而臨陣決機其功不可掩輔佐五朝爲棟梁臣享希世之遐壽變世昌熾冝其享祀廟廷而與宗祐不斂也若平群木免諫反正帝使誅刺領巾則漢公戮丁公之義而可爲萬世之

法也

千熊長彥以下至紀男麿九人傳贊 同上

贊曰千熊長彥使于新羅百濟得其要領遂使百濟爲我西蕃可謂不辱君命矣荒田別出征不庭威稜憯乎鄰國田道曉暢軍事不忝爾所生擊左軍以破新羅卽鄭子元爲右拒以當陳人之故智也紀小弓身死絕域功著褒典大磐不思堂構征悖債事甚得保首領幸矣武振熊誅妖賊而安黎庶小子部雷諭詔旨而致神物爲精誠之感的戶

田襲養由基之藝懸守不媿周處之勇紀男麻呂勝不忘敗全師而還皆難得之士也日羅長於百濟不忘天朝持論老成當時無出其右者惜乎功未及立罹無妄之禍乃猶在身能爲善後之慮殆有來歙之風焉

大伴室屋以下至朴市秦由來津傳賛 卷之一百九

賛曰大伴室屋託孤寄命能竭股肱之力匡弼七帝屹爲桂石無所謂社稷臣也金村承乃祖之烈

誅暴撥亂及武烈崩天位閒曠迎繼體而立之四海莫敢動搖其功大矣然受百濟之賂以任那四縣與之遂致新羅之叛兵連禍結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非此之謂與右之命將其禮甚重安閒之於物部麁鹿火其殆庶幾乎故能戡定禍亂鎮撫西陲其妻明見遠識不下辛憲英惜乎史失其名也阿部比羅夫出事遠征不遑啟處秦田來津料敵明處事審臨死果决名振外夷近江毛野傲狠不法汚穢闕職自我致戎又誰咎也物部尾輿敬

神排佛可謂知本矣惜其不學無術不以物則民彝開陳主聽徒以災厲徽其言嗚呼此乃所以反招其尤之盛行也

葛城圓以下至物部弓削守屋傳賛踏卜之一

賛曰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之得而討之眉輪王弑其君雄略之討當矣葛城圓身爲大臣不能執而討之反守匹夫之諒與俱就死君子無取焉平群眞鳥憑勢凶恣久蓄不臣之志一旦赤族隨父祖之業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之謂矣蘇我稻目

之位佛弓削守屋之惡佛若冰炭之相反而守屋與馬子積不相能忿狷搆難兵敗拏戮讀史歸罪於馬子之妻蓋得其實也當此時佛法日熾如火之燎原救之不以其術而欲蹴蹸以滅之庸可得乎遂使天下後世懲其所爲箝口不敢議佛可謂失計之甚矣境部摩理勢阿其所好廢格詔旨輕議天位其及也宜矣

藤原鎌足傳贊（卷之一百十二）

贊曰古無功臣之名有之非得已也藤原鎌足德

量包荒才略絕世不幸而遇蘇我入鹿之跋扈不臣廼與天智帝協謀立不世之功其實非所望也無智名無勇功致君於堯舜使民爲堯舜之民此其志也漢之蕭曹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爲一代宗臣慶流苗裔斯蓋近之矣而未足盡也孫子赫變其麗不億廟食千撰與國家同休戚可不景仰哉

橘諸兄傳贊 同上

贊曰橘諸兄以宗室之冑錫姓分族乃心王室共而不貳舊史載孝謙上 皇不豫諸兄祗承人佐味

官守告云大臣飲酒言辭無禮稍有及狀上皇優容不問諸兄知之無幾致仕蓋當此時藤原仲麻呂大被寵醜聲彰聞諸兄不勝憤歎偶發于言辭耳豈有不軌之謀乎後來奈良麻呂圖除仲麻呂蓋繼其志也

蘇我赤兄等傳（卷之一百十二）

近江朝廷紀綱不振皐夔訏謨召虎勳庸咸無聞焉然而革除之際興廢之會各守所見克行其志豈天理人心之公不容泯滅者歟苟非如斯則何

以維持綱常乎蘇我赤兄王智尊凡十八人或死
或匿或執或流跡雖各異而終不負所事其事雖
載于本紀甄其姓名以録于此其他如佐伯男物
部麻呂仕天武累受官爵穂積百枝物部日向遣
執復釋並不得列于此若夫紀大人倍執爐之盟
其罪不言可知矣

賛曰帝大友之諸臣死節死事宜有等差蘇我果
安智尊見危授命皦厲壯烈斯其上者也境部藥
秦友足大養五十君谷鹽手折北不支力戰而死

斯其次者也蘇我赤兄中臣金巨勢人書藥忍坂大麻呂穗積百足社戸大口土師千島陷身俘獲不虧臣節抑又其次也其餘不知所終者有非莫懦減匿之誚其間豈無忠節相埒者哉變亂之世史逸其事也若田邊小隅出奇破敵將略可見而功不能立惜哉

大伴吹負等傳 同上

天武稱兵其迹不可掩毀信效逆特疆陵陽遵養時晦惟有懋德而猛將謀臣雲集影從大伴吹負

至黃文大伴三十五人際會風雲樹立殊勲率皆識時達變之士也生登榮顯死受賻贈朝廷疇功之典亦可謂優矣置始免山雲狛膽香瓦安倍等舊史不記卒年予賻贈位亦無聞也如其事跡既載諸本紀故不揭于此

賛曰大伴吹負之爲將也才能迥出等輩其下令曰唯誅元凶非殺百姓似乎王者之帥矣循名責實則元凶之稱可加于天武而不得加于帝大友然不如此則無所號令此其方略也高市牟挾村

屋三神保佑吉野之軍何其悖也聰明正直之謂神焉有神而助虐之理乎此又方略而齋田單用神帥晉李矩稱子產神教之類也假仁義而愚黔首覩者勿泥其迹可也三輪子首羽田八國去順效逆功愈高而罪愈著矣

村國男依三輪高市麻呂傳贊　同上

贊曰村國男依破堅挫鋭每戰克捷其功亞于大伴吹負矣栗隈王翊戴吉野幾瀕于死三輪高市麻呂大伴安麻呂效力行間不避矢石皆無於所

事矣國朝九百臣僚莫不進思盡忠而退思補過或有歉焉故犯顏觸諱之言寥寥無聞而牽檻斷鞅之風希世一見高市麻呂諫奉伊勢可謂鳳鳴朝陽矣諫不行而挂冠豈非萬夫之望歟

小野妹子坂合部石布等傳（卷之一百十三）

贊曰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小野妹子粟田真人中臣名代等皆有專對之才經涉萬里坂合部石布小野石根厄于風濤隕命溟渤悲夫小野滋野冒險履厄得竟使命津守吉祥海

上三狩拘留掇略百艱備嘗伊吉博德身在絕域能辨誣枉亦奇士也多治比縣守建牙擁節訓練强兵廣成博雅好文丹墀播聲常棣聯芳鄂不韡韡藤原葛野麻呂之諫平城上皇言雖不聽而忠義之心藹然可掬常嗣奉使稱肯父子齊名可謂繼美矣夫廣開言路固王者之良規而如彼築室于道謀乃古今之通患氏宗奏疏切中時弊能知藤原基經于衆人之中欲讓閫職居端揆之地辭廩料之重廉讓之風皆當時之所無若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

藤原不比等及子孫傳贊卷之二百十川

贊曰世勞世祿古之所以延賞也藤原不比等極人臣之位居外祖之貴謙讓不遑滿而不溢故能福祚流于子孫而南北式京世濟其美昨之茅土賜之美諡朝廷疇庸之典亦至矣房前受顧命之重盡匪躬之節身雖不登顯位而餘慶延于苗緒名德相望袞鉞蟬聯七世內侍八葉宰相未足爲比盛矣哉守合才兼文武功著邊陲麻呂善自韜

晦託於琴酒如其將略見于東征田麻呂隱顯有時不發其志富士麻呂馭軍有法能得士心皆將相之才也貞敏之彈琵琶敏行之書法名一藝者無不肅

秦河勝等傳贊 卷之一百十五

贊曰州牧之任民之父母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國朝仁恕爲本視民如傷選賢俊能隨器授任尉安牧養之才彬彬輩出阿倍御主人大伴御行多治比池守石川年足清原有

雄南淵永河皆以政績等名當世道首名[illegible]枝王
悉心民瘼不媿黃覇龔遂之治藤原岳守[illegible]田古
嗣甘南備高直紀夏井爲人子盡其孝故爲民父
母能施其慈愛而夏井被疲駿之稱展逸驥之足
出典列郡恩威兼著殆所謂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者乎秦河勝藤原高房禁巫覡絶妖妄蓋有西門
豹之風焉良岑高名橘良基清白遺其子孫可以
厲世激俗小野恒柯垣率簡朴名不逮實丹墀門
成廉勤嚴明治劇有法馭黠馬者利其銜策亦蓋

時之良吏也

阿部仲麻呂等傳贊 卷之一百十六

贊曰選學生而遣之唐欲使之學聖賢之道而成就人才也阿部仲麻呂慕唐之文物留而不歸易姓名受官爵是蔑祖先而二本也豈聖賢之道哉世徒眩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歆豔其爲唐廷文士所推奬過矣藤原清河通聘結好遭風濤之險竟不能歸亦留而仕唐丸我使臣在彼者例授官爵以黽勉之其與仲麻呂有間哉皇朝覆載之仁不

罪二人而存恤之亦忠厚之至也大伴古[illegible]呂爭
座次而宣國威贈大丘謁文廟而傳徽號謂一
時之良矣大伴繼人亦使于唐幾陷蛟涎僅免魚
腹高向玄理秦朝元平群廣成高元度內藏全成
皆辛勤放王事清海惟岳屬唐之亂留仕天朝勢
雖不得已而行事無足稱焉

長屋王等傳贊卷之一百十七

贊曰巧言如簧詩人所以思譖毀也長屋王一罹
讒口國家顛覆舊史多回護蓋有所諱也當此之

時僧玄昉出入宮掖醜聲播于中外藤原廣嗣藉文武之才除君側之惡其志偉矣然擧兵諫君子謂之愛君而猶不可爲訓矧與晉陽之甲乎橘奈良麻呂謀之不臧事涉廢立城狐社鼠自古難治而告密羅織奸人得以乘其隙非有仁明之贈載之下烏能明其寃枉哉

佐伯今毛人等傳

贊曰佐伯今毛人思理通贍妙究規矩蓋宇文愷之流也百濟敬福高倉福信皆以蕃種入仕雅有

幹局敏以濟事紀勝長父子以善射名田[illegible]深江
莅政循良吏民懷惠爲司牧者豈必資於[illegible]察哉
伴善男陰忮桀黠自蹈禍機殆孟子所謂患失之
鄙夫也哉

文室淨三等傳賛　卷之一百十九

賛曰寶字初詔求直言此忠讜規諭之機而文室
淨三屑屑焉唯以悔過修懺爲急天下之事豈無
大於此者可謂陋矣然當吉備真備等欲挾而立
之拒而不受子滅之節未足爲高可以拭目改觀

矣大市髡首避禍有時而仕知足告老塡篪娩美綿麻呂之將略秋津之武藝皆山群者也船王審議邊備悉中肯綮山村王跪屬託親與討叛亂平高棟厚重少文政存大體二子樹立不墜家聲豈前王犯馬援之戚乖王昶之訓其能容於世乎和氣王冀望儲貳崇信左道其及禍也宜矣氷上鹽燒以宗室之冑不能拒絕姦猾反乃與其逆謀僭僞乘輿禍不旋踵較之淨三之志操相去不啻天淵矣志計志麻呂川繼蹤緒邪僻莫能自明要亦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

藤原永手以下至仲成傳賛百巻二之十二

賛曰藤原永手昆季鍾美世篤忠貞定策之功垂于竹帛眞楯鐘采埋光全身遠害雖居獻納之地未登鼎鼐之任惜哉魚名折翼天門竢罪長沙嘘枯肉骨著於贈典豈成遺弟不良幾致覆宗雪寃理枉慶流子孫良繼之欲除仲麻呂成已之私用心非公驟歷樞要快意恩讎其器亦小哉百川強梗悍厲廢皇后黜太子翕張開闔莫不如意而時

人謂之忠臣者以其翊載光仁而左右桓我也然其事鄙褻不足齒録陷君於不義束縛馳驟使若牛馬然蓋百川之行事不盡如此也書史諱而不書焉知其非稗史之所傅會哉藏下麻呂討反有功居職匪懈種繼恃寵貫禍怨仇頗多牽連大獄少陽由是顛趾首徒爲之誅竄仲成不思其父之死于非命與妹藥子合謀蠱惑上皇卒致弘仁之變怨府禍梯其能免於刑戮乎世嗣至性篤行不類其兄豈非卓然特立者歟

大中臣清麻呂傳贊 同上

贊曰皇朝奉若神道建邦設教乃立神官以崇祭祀於禮既大爲職不輕上世中臣忌部二氏同掌祭祀無所軒輕而忌部氏衰弱家聲不振舊史載名無慮數十人而無聞于世者唯中臣氏以鎌足支屬爲時所推蕃衍昌熾至清麻呂以清慎稱職望崇一時歷經朝要致身宰輔子孫遂專其職奕葉不絕如忌部氏世無復知之者一盛一衰豈非有幸不幸耶淵魚恬退養志國雄博洽出群正棟

蒐神歸佛下喬木而入於幽谷亦爲不善變矣

和氣清献呂傳贊 同上

贊曰所貴乎忠鯁之士者以其不爲利向不爲威怵凜乎如嚴霜烈日也故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方僧道鏡之窺竊神器也凶燄逼人勢不可當事之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和氣清献呂正色不撓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震姦佞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傳者神怪其事以爲不可企及則又傳會之過而使人怠於爲善也

神以正道爲德清麻呂之心卽神之心也豈有二
哉故至誠感格終保厥躬神果不佑忠賢乎廣世
仲世學行兼備施於有政眞綱讜直不阿不得其
職而去荼有文之風焉

巨勢麻呂以下至藤原小黑麻呂傳贊 卷之一百
二十一

贊曰要服荒服禹貢所以略文法纖畿夷畿周禮
所以制職方故帝王之治篤近而舉遠內此而外
彼莫不各有其分而使相統一也陸奧出羽蝦夷

勇悍獷戾聲教所不及故武內宿禰巡察民風謂可擊而取之爾來叛服不常猖獗難制巨勢麻呂至藤原小黑麻呂受方面之任奮折衝之才攻城野戰雖時有利鈍而酋長款塞來享沃壤悉歸版圖者皆諸將之功也大伴旅人撥車人之亂大野東人靖廣嗣之難坂上苅田麻呂武藝絕倫藤原繼繩文史足用此其翹楚者也紀廣純防禦不容橫罹鋒鏑大伴家持設心凶險累及宗黨皆可以爲後車之戒矣

紀古佐美以下至巨勢野足傳贊二十二　卷之一百

贊曰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輒馮慢之所恥也人才不繫國家輕重緩急何足用哉弘仁之變嵯峨帝據坂上田村麻呂爲上皇所不悋顯官好爵以縻留之此韓信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之勢而安危所繫顧不重哉田村麻呂能知文室綿麻呂之材器推轂于縲絏之中遂収其用而上皇不能東轅大難不日而銷弭者非其力耶據藤原保則與攝政基經論蝦夷如今之事雖坂將

軍再生不能蕩平之語當時所信嚮從可知矣廣野淨野世有武幹善繼箕裘大伴弟麻呂巨勢野足征虜有功邊塵靜息紀古佐美隱匿敗表虛張功捷朝廷洞察情僞而不黜罰之與雖非馭將之道而可以概見寬厚之風矣

吉備真備菅原清公傳贊卷之一百二十三

贊曰吉備真備以英邁之才肄業于唐研究墳典旁通星曆定釋奠之禮開中訴之路建耕戰之議講陣營之法此皆裨益國家表見于世者也然其

濟世安民之略不勝持祿保位之計僧玄昉之亂
宮掖不免藤原廣嗣之指外藤原仲麻呂之蠱宸
極阿諛順從無所匡拂蓋汲黯立朝則淮南王寢
其謀仲麻呂之視眞備猶發蒙振落耳舊史稱其
指麾得宜殆不然矣與其難至而爲謀曷若先事
而圖之況道鏡之惡過於仲麻呂而僭竊之甚衆
所共知居端揆之重不聞讜直之言仲尼所謂危
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殆非此耶師
傅之恩旣隆而君臣之義安在哉考其設心處事

特漢張禹之流耳菅原清公儒雅撿身仁恕體物是善能傳家學教子有義方究其淵源有所從來矣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四終

大日本史論賛　五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五

藤原冬嗣及子弟傳贊（卷之百二十四）

贊曰三公經邦論道燮理陰陽總攬衆才以叙百揆此其任也藤原冬嗣以累世名族冠冕內辟疏請擇良吏省民風順時令皆治國之大者也施藥勸學二院之設仁人之爲其利博矣良相首薦人才甄拔賢能父子相業々可觀雖漢之韋賢玄成不能過也良民事君謹愨良仁奉親至孝其餘子

弟皆以材能顯而無生長膏腴之累蓋其訓養有素也

橘清友以下至藤原諸葛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五

贊曰橘清友風骨雄爽沒享其榮氏公秉鈞當軸大興門媚奈良麻呂之冤乃能雪焉藤原長岡大津頗有政績衛建議指陳時事振滯革弊助以鯁直見憚藤原松影練習典章爲時摸楷安倍兄雄面折廷爭不愧諫臣之誼藤原諸葛當廢立之際能斷大事蓋有田延年之風焉

藤原園人以下至清原夏野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六

贊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弘仁天長間人才嬪然輩出而求卓越不群能致帝王之治者蓋鮮矣藤原園人抱經濟之器悉心民瘼其所建白皆足爲法藤原諸嗣當桓武朝能言天下所苦軍務土木切中時弊群臣莫能及之若大嘗之禮務從節儉導上較其器識賢於乃父遠矣清原夏野才學優長導揚風化解釋令文辭簡而義盡千載之下取爲摸範此皆列置上袞無忝厥職雖非五佐之

才而明良遭逢恭叶議從君臣之際可謂美哉

滋野貞主以下至藤原良繩傳贊卷之一百十七

贊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滋野貞主憤大宰府吏治之惰竊章奏剴切無忠盡不爲己者而讜直不吝惜哉小野岑守欲通變而制宜亦救時之才也藤原三守安倍安仁朝野鹿取或循謹著名或局幹濟事藤原吉野藤原良繩皆以孝行聞而吉野儒雅醖藉領袖後進良繩行已有恥能避賢者路求之古人亦不多得焉

正躬王以下至伴成益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八

贊曰甚矣伴善男之狡猾也欲陷正躬王而嫉法官議僧善愷之訴雖老練如讚岐永直亦畏勢不能正言忤其志者皆黜之正躬王竟褫官爵而得雪寃復籍展其材略章矣蓋法律所以爲隄防條目纖悉而鮮能逆物一失出入則所係甚大故重其選立爲法家文德帝憫永直之老羸使生徒就第習之雖非致治之本而求治之具亦至矣山田春城伴成益皆以公直居職循名責實咸無媿焉

藤原冬嗣以下至藤原山陰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九

贊曰貞觀之治號爲清明觀立朝諸君子咸以通濟著聲望若藤原冬緒安倍貞行在原行平惓惓事職其所建明有足稱道賢哲之臣森然成列此其所以致治歟藤原山陰雖無功烈之著而守己撝損亦有可觀世徒稱其操刀善割曲藝累德多矣

藤原保則小野春風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

贊曰國朝民風勁烈生而尚武故虓闞鷙猛之將

策名天府而沈毅好謀以全制勝者或不多見焉藤原保則之爲將知人推轂開懷馭衆持重如趙充國之討先零等敵如陳湯之策烏孫故能摧陷醜虜開招邊圍殆所謂先計後戰者而政績將略有大過人者小野春風以累世將種能諸虜情不大聲色而立致綏懷此豈野戰爲雄者哉

藤原良房及子孫傳贊 卷之百三十二

贊曰良房相業雖不多見而文德帝期以蕭何則規摸徽猷必有可觀者與耕由之禮欲使幼主知

稼穡之艱難則其輔贊彌縫之功可推而知也基經廢昏立明一爲社稷大計可謂至公無私近於霍光之所爲而其器過於傅亮徐羨之遠矣然文徳帝畏良房之勢不得立惟喬親王宇多帝駁基經之訟遽收阿衡之詔則威權之逼不啻負芒之憚而奕世昌熾一門不知其幾后外戚之盛實基于此矣仲平不禳星變而欲子姪之久職忠平能全交誼而友乃兄之所爲皆有長者之風焉

藤原時平藤原菅根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二

贊曰君臣過合之際誠難矣哉忠佞不能兩立陰盛則陽消自然之理也方菅原道眞之柄用時平側目既久一聞關白之容旨患夫之念愈熾故用源光藤原定國藤原菅根等爲爪牙搏擊而去之李林甫之逐張九齡裴延齡之陷陸贄皆此術也然醍醐帝之禁奢侈不由其道而與時平密議用術以止之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一爲不誠則明有所蔽邪正何能辨乎時平之術宜其售也如菅根背本狗私甘爲鷹鸇則甚可鄙也

菅原道真傳贊 醍醐卷之二 三十三

贊曰宇多帝欲以藤原氏之權雅有知人之鑒故擢菅原道真於翰林使之獻可替否志協道行何其盛也當禪讓之時討議匡贊其功居多醍醐帝夙受上皇之詰處以台鉉之任然享祚日淺信疑相半故憸壬得以乘其隙信讒容姦大累主德不啻道真之不幸抑亦帝之不幸也嚮使道真能從清行之言挹損謙虛則豈復有西海之行哉君臣之際可不謂兩盡其美乎雖然否泰通塞皆命也

究其學術文章實爲一代之偉人生而施事業沒
而著英靈大曆崇祀正曆榮贈廟食千載蔚爲天
下宗師道屈于昔日而伸于今日無貴無賤皆知
景仰而恭敬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夫
豈偶然也哉子孫能繼其業振興儒風古之所謂
不朽者其在斯乎

三善清行傳贊

贊曰三善清行醇文與學貫穿古今其識草命改
元如高堂隆之援引古義上意見封事如賈誼陸

贊之指陳時事深謀遠慮皆當世之要務綱舉目張細大不遺凡風俗之醇漓民戶之息耗國學之興衰戎備之弛張刑獄之濫冒宿衛之虛實沿革之利害防守之廢置國史所不載者皆於此疏見之而其言鑿鑿有據較於月露風雲之徒相去不啻倍蓰國家策士於斯為得焉使其能講誠意正心之學而以道德為經濟則延喜之治不但如是而一變至於道亦可庶幾焉

藤原實賴及子孫藤原在衡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四

贊曰戚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然之勢也兼通忘友于之誼與兼家相軋欲使賴忠爲關白故奪源兼明之左相處閒散之地而授大將於濟時若探囊中物此與盧從史得昭義節度使何異但從史猶有中使傳旨而兼通則直授之而無所顧主上拱默聽其所爲群從子弟皆以性命博美官世方以榮達貴顯爲賢而才能操履無所稱道其間豈無留心政事者哉實賴之明練故實賴忠之雅尚節儉師輔之寬厚容衆皆公輔之

器而僅見一二於家乘野録伊尹爲光公季位雖顯赫事無可傳奔競之風俗傷化壞俗﹅至於此可勝浩歎哉若在衡之探調帝所温習之書此又與虞多遜之道夕閲覽答問多中者何以異哉迎合之態若合符契難乎免於清議也

藤原兼家藤原義懷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五

贊曰兼家所冀望者女爲后妃自爲外祖圖富貴以恬權寵而已生民榮悴國家休戚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故子孫皆效其所爲而道隆道兼尤者

甚焉道綱貪鄙固不足道道隆侍父之疾納女擅廷惡弟之逼公出怨言事親既不能孝事君安能忠乎道兼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繼以誅心之法則大於遂君之罪天壤之間其能容乎義懷惟成精敏邃雅華山初政略有可觀及爲奸臣賣弄天象垂變則二人同志髡緇端疑非有操守者邪

藤原利仁以下小野好古傳贊卷之七百三十六

贊曰自藤原利仁至小野好古將略雖不同其霑項漸襟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則一也藤原忠文

開征討之命擲箸而起國爾忘家忠盡天性使其與將門交戰則奮身戎功敵王之愾必矣大慾伏誅半途而還自陳功勞則過矣及聞實賴之議怨懟憤恚則益過矣蓋武夫悍將不如是不足以立功師輔之議實爲國家収其用耳源經基分派天潢遙曉韜略殆非武林之翹楚者耶平貞盛避鋒匿形頗得少則能逃之意故能殄滅渠魁報復父讎可謂一舉忠孝兩得矣藤原秀鄉梟雄逸群有搴旗斬將之功然嚮使將門禮接而善待之則其

志趣未可量也好古殄冦勦賊有足稱焉若利仁之豫料盛復將雪殆非思慮所可及異於裴行儉之移營避潦怪詭禨䄎㚇以傳疑固亦史之不能無者也

藤原道長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七

贊曰古之大臣臨歿所言皆國家大事道長則不然諄諄然以造寺之費爲請則法成寺重於社稷民人可知也唯其重故老弱仆於溝壑而不問帑藏虗於塗塈而不知子孫遵守以爲爲相之道莫

大乎此生民幾何其不凋瘵王室幾何其不陵夷乎彼惡伊周之驕汰似也及其自爲反乃過之東府之拜大於供御天下之事無不如意自置攝關以來未有權寵如此者頼通教通競以侈靡相尚峻宇雕墻葺覆之所不能警其無遠略雖三尺童子扡能知之况後三條之莫邁乎然頼通屏居宇治偃蹇不奉朝命教通脇以春日神威則雖英邁之君莫能如之何權臣鉗制人主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藤原實資以下至藤原伊周傳贊卷之一百三十八

贊曰自兼通兼家擅攝籙之權公卿莫不俛眉承睫而至道長秉政則脅韋柔媚靡然成風獨實資剛嚴方正淸重有守在當時旣難得況與道長族屬甚近而不以私親廢大義宜乎三條帝之託爲股肱腹心也練達典憲多所彌縫賢右府之稱信不虛矣能信一言定儲不黨其兄公直忠亮尤難得焉伊周躁競無所不至嚮非太后之卑識則必覆公餗矣隆家梁黠首搆邪謀比之弑逆相去幾

何出鎮筑紫政績方略雖在可觀而未足贖其罪
也

源滿仲以下至藤原保昌傳贊卷之一百三十九

贊曰源滿仲抱將師之器護衛國家賴光賴信雄
勇絕倫皆以將略冠世賴義善得士心敗而復振
卒能覆彼巢穴平盪強虜其忠純忠貫金石宜
乎將門出將景福流于裔孫也平維茂持以武幹
見稱然觀其與藤原諸任爭戰擅興甲兵未知曲
直所在所謂勇敢強有力而用之於爭鬭亂人也

平藤原保昌威名鎮壓衆庶其必有禽獲盜賊肅清輦轂之功野錄叢說據其小而遺其大世人從而耳剽何足貴哉

源經信以下至藤原行成傳贊 卷之百四十一

贊曰納言之職出納王命敷奏萬機獻替宜美參晌機衡異日三公之選莫不由此而其爲任也甚重源經信暨四納言之著名當時宜合此選而今覧其行事皆以調藻曲藝閑于容議矜夸推獎而訐讜匡拂之言寥寥無所聞豈當時專尚浮華而

惇篤沈重者無所用耶抑四子皆有實行而載籍散軼也徒襲其虛名歟裴行儉之取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考四子之績果何如哉俊賢之薦行成議論端正頗有謇諤之風而至襄襮自衒附麗叅相則汨喪廉耻以饕好爵王肅方於事上而奸下佞己論者以爲一反俊賢明於薦達而闇於操守何其相反耶

藤原師實源師房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二

贊曰方後三條之痛抑權臣賴通怏快不得志訓

師實以勸恪實有所爲而然及被進女之命其計果售矣師實爲關白家忠得大將自非藉中宮之力皆不能遂也冀望計又巧矣然當時攝籙之家莫不皆然無足怪也師通憤法皇之親政其志不過欲攬歸于已而法皇亦有自取君臣皆過矣及保元難作獨教長克諫上皇事敗流竄後白河帝欲召用之而義不就卒能高尚其志源師房父子近出帝胄爲當世名臣雖無功業可覩而能練達故實子孫世居台鉉其所貽謀者深矣

源義家及子孫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二

贊曰安倍貞任之亂源義家從父征討歷十餘年方能掃蕩未幾清原武衡家衡與直衡搆難擾亂奥羽義家居牧宰之寄悉力誅鋤廷議以爲如下官符則將士不可無賞此私鬬也不可下官符嗚呼果私鬬耶宜以擅興之罪處之果有功耶何不賞之旣不行賞又不加罪諉言私鬬遂沒其功其賞不過怯賞耳當時紀綱之不振一至于此其不激將士之變皆義家綏撫之力而將士歸嚮源氏、

亦在此時其所關係大矣平景政不拔矢而殺敵不減杜伏威之勇源爲義不能力陳大義黽勉應上皇之召蹉跌狼狽竟罹逆子之慘哀哉爲朝之進策于藤原頼長可謂有將略矣然考其終始特力横行剽悍桀驁難乎免於叛亂之徒矣

平忠盛傳 卷百四十三

贊曰平忠盛僥倖主眷遭逢一時非有威略勲績可以鎮壓時望而子孫致身卿相剖符郡國雖由清盛之勃興而宗族之盛實基于此豈非忠盛夙

夜勤恪積之有素耶及宗盛挾帝而西轡變事去何其衰荼之速也經盛教盛忠度以至經正經俊敦盛業盛或戰死或自盡而無有一人偷生苟免者比之宗盛之怯懦相去不啻霄壤教經雄勇絕倫臨歿自奮不愧累世將種矣

清原武則藤原清衡傳贊卷之百四十四

贊曰清原武則提出羽精兵首嚮義旗故源賴義殄滅劇賊得建不世之勳制勝料敵善戰無前其將略可概見矣武衡家衡不念父祖之功烈叔姪

構難疆場曰駿竟羅覆宗之禍何其愚也藤原清衡以反黨之子居鎮府之任撫境擁衆雄于北土朝廷既不録義家驅除之功豈能酬清衡掎角之勞予爵而蓄之聽其自爲傳至泰衡勢益疆大及源賴朝擊之祖先百戰而僅得勝者一舉而殲之取與羽之地以資其覇業何難易之逈別耶雖泰衡蓁愚有以致之而政柄之失有所由來矣

藤原忠實源雅實傳贊卷之一百四十五

贊曰忠實深畏盈滿言君可聽然迹其本心殆不

然矣偏愛溺私擯忠通而進賴長徒知朱器臺盤之爲重器而不知有更重於此者挹損之道固若是耶賴長驕子也教以義方抑恐弗及而况使之長敖從欲乎身爲勵階將爲逃碎忠實有以啓之也忠通之得名當時皆小枝末節而非有經邦論道之器故法皇識皇嗣則阿諛從順以立非所宜立遂激上皇之怒賴長得以藉口保元之禍忠通與有罪焉基房遭時多難轗軻困厄然得寬美早之拘幽者非其力耶源雅實敢言爲主所憚則所

樹立必有過人者載籍不備世徒豔其由藝惜哉

源隆國以下至大江匡房傳贊卷之一百四十六

贊曰傳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後三條帝惡源隆國之無禮而知其子隆俊隆綱之有才竟登庸之可謂明主矣俊明能卻藤原清衡之餽遺非無卓識然其黨於忠實而遽降攝政之命不幾于譸張爲幼者乎源經成治獄慘酷神其佑乎殆傳者之妄耳藤原爲隆不爲面折廷諍而能導主於正宿德雅度其內涵養可知也大江

匡房才能冠于一時爲世矜式嘗教源義家以兵法故後之言兵者咸宗之

藤原賴長藤原通憲傳贊卷之一百四十七

贊曰藤原賴長藤原通憲皆以經濟之學自許而賴長驕恣聰察以辨博陵其兄恒欲排陷之適投上皇舉事之機慫慂力贊不特貽禍王室而自取覆滅智果所謂瑤之賢於人者五賴長兼有而其罪浮于智伯矣司馬光以爲自古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豈特

智伯哉抑亦賴長之謂也世傳通憲善相故髡首免禍此叢說之繆妄而其實出於挾才憤世耳一且柄用舉廢與尋墜緒井井然有可觀施於政事紀綱稍振豈賴長之所能企及哉然其恬寵弄權矜伐智能則與賴長無以異也保元屬上皇若件定亂流實處死刑其心術可知矣賴長固不足論通憲德不勝才不免君子之譏惜哉

藤原伊通以下至藤原經宗傳贊卷之一百四十八

贊曰藤原伊通不聞博識宏覽之名而其所開陳

皆合時宜黜詩賦而務實學所見甚卓中世以來詔求直言極諫皆爲虛文而伊通所言乃能如此蓋知爲學之方矣光賴器識閎偉一旦臨變確然不動其心責惟方以大義忠讜之言感動人心卒得脫主上上皇於虎口宣力多矣及帝欲柄用累乞骸骨豈其見幾而作者乎經宗惟方左右視利幡然改圖蓋二人素號多智其奉乘輿於六波羅似乎忠誠而讒搆離間頗張威福使帝被不孝之名未必不由二人之所爲眞小人之魁傑也事君

若光頼可謂忠亮公正者矣

藤原實行以下至藤原宗長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九

贊曰智者能慮未然藤原實能勸鳥羽法皇戒飾武臣蓋有先見之明焉崇德上皇興無名之師延臣上諫者唯教長實能二人而實能之言尤為剴切使上皇能從其言則豈可播遷之辱哉實行至孝感人公教雅量容物皆可稱也實定名浮于實無所建白然當時公卿詭隨婾容率多此類又何怪焉藤原成通以蹴鞠著名既非講武又非習勞

傳至宗長雅經遂成一家豈不爲之猶賢乎已耶

藤原敦光以下至藤原兼光傳贊 卷之二百五十

贊曰棘闈擢士將以得賢才而綺靡之習成風上子唯欲鬬工於藻績有用之才終不可得也藤原敦光條疏時事反覆曲折深切著明足見當時之流弊實爲不負科苐矣清原賴業邃雅博洽雖無所施於事業而兼實稱爲當世無雙則其所蘊蓄概可知也藤原兼光之詰盜頗有發擿之能焉

源義朝傳贊 卷之二百五十一

贊曰源義朝驍猛冠絕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鼓求交我服昇殿與禍亂既平爭左馬頭推是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藤原信賴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爲逆而敢犯之則于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爲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不忠致耳義平勇力絕人頗有又驁姚襄之風臨死不撓眞壯士哉賴朝錄鎌田政家之後可謂厚矣然勸義朝殺父者政家也祖

孫一氣父子同體念祖則嫌於父慕父則帝同載則源平興廢一係于此宋元祐皇后以一婦人猶得立中興之主況法皇乎設使技之而西則討勅從何而出四官從何而立賴朝雖奉以仁王之令不免叛臣之名矣此殆大啓源氏而西光所謂驕而無禮天之所惡者驗矣

大庭景親以下至妹尾兼康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四

贊曰保元之戰大庭景親與兄景能屬源義朝軍敗見囚感平氏保全之恩與景能相議黨于平氏

卒敗源頼朝於石橋山各盡其分去就適宜焉勢蹙而降不免誅戮媿于其弟多矣貴久不以強弱變操守伊東祐清不以私恩廢公義皆鐵中錚錚者而祐清尤爲難焉齊藤實盛盛稱東兵之精銳撓吾士卒之氣雖染鬚髮以快一死庸可贖乎足利忠綱武幹絕世使非早從頼朝則當與諸將並驅爭先而黨于非類兵敗奔竄惜哉平家貝至忘祖爲頼朝者始難乎哉

平清盛父子傳賛 巻之一 百五十三

贊曰平清盛位極人臣身爲外祖而逞震主之威殺生予奪無不如意雖往時藤原氏之盛殆不能過其故何耶有勤王之勞而兵馬之權在已也平治之亂首爲奉迎之謀車駕反正百官輻湊乎六波羅第挾天子以號令四方適所以成其勢也凡奸雄擧事必遷都以濟其私董卓曹操朱全忠是已清盛不必效其所爲而遷都福原古今如出一轍攝關公卿屛氣重足惴惴焉唯恐不能保其生藤原成親結董承种輯之黨源賴政擧劉崇翟義

之義而皆不能克子孫反爲源賴朝所夷滅豈非
天哉耶而亦由人也不知凶燄日熾人神共憤而
自外其放虎于野何其愚也世傳清盛爲白河帝
之子族鳥羽法皇之語以實之蓋天語泛言之而
非謂其皇胤也彼見清盛之强大古今少其比野
乘穢說從而傳會之果其皇胤耶賴朝不得以父
仇視之而清盛之對靜賢極其悖慢豈無一語及
之哉此最易曉者也觀者審諸

賛曰平宗盛庸鄙嵬瑣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能

幹父之蠱乎其能不覆公餗乎獨其對後白河法皇寧取敗衂不與源頼朝講和寧使重衡死不奉神器之詔辭直氣壯差強人意耳然此恐非宗盛之所能辦蓋知盛使之然也知盛欲以死固守京師宗盛決計奔逃延且夕之命以取笑于天下此知盛之所恥而宗盛之所冀也頼朝洞見其肺腑故戒範頼必欲生致之而卒如其言二兒之優劣不待裝樂而明矣源義仲請和于宗盛而知盛固爭不可水嶋室山之戰平軍稍振義仲方畏頼朝

之圖已與之連衡以敵賴朝則事雖不成求至覆
亡如此之速豈非失事機而不通權變者耶知盛
終不以此易彼可謂守正不回者也若宗盛倉皇
西奔不能取法皇與妹尼兼康世爲平氏臣僕遭
時多難皆能效節然裒考其行則有不同鎮西之
敗平貞能可以死而不能死富士川之役藤原忠
清可以戰而不能戰豎主將殲于壇浦皆披髮以
苟免不及乎盛俊父子遠矣兼康奮于會獲之餘
圖滅源義仲力雖不敵志則可矜亦不失爲平氏

之忠臣也

藤原成親以下至平頼盛傳贊（卷之一百五十五）

贊曰藤原成親結黨合謀非為朝廷除害而在逞已之私膺可濟乎平康頼源行綱皆浮躁輕薄之徒而欲倚以為爪牙幾事不密反受其殃宜矣西光雖無謀略可稱而至死不畏鑪槩不揺愈于成親之怯弱也平時忠靠靜海之勢頗張威福其在西洲不臣之語極其醜詆而欲免於刑戮難矣平頼盛不念宗族之覆滅市恩以媚仇敵其原起於

兄弟之不睦將何面目見其父子地下乎榜門之羞不啻世修隆表季昊昊比鄙矣

平重盛父子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六

贊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摧堅控鋭奮庸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爭重盛在則靜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歿則凶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燮之畏慎

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垂盛旣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惜夫天資之美有如此而不知嚮方也祈死雖出于不得已而夷考其行實囿於釋教之過也使之少聞聖賢之道則必有善處之矣維盛恇怯見敵未戰而潰此與梁蕭宏自洛口遁歸何以異哉處危難之地而圖苟免愧于清經有盛之明決多矣

藤原兼實父子傳贊卷之百五十七

贊曰光贊丕業黼黻皇猷叙九功而正百度宰輔之任也兼家道長以下皆背公營私務擢權勢大臣之風蔑聞焉兼實齋於其後獨當劻勷之時以通濟之才彌縫調停能竭其力忠言讜論以格君心之非京師無主建言宜早立主主既立矣必欲俟劍璽之還而行即位禮此皆國家大計而治亂所由也神器之識法皇不能用遂兆後世僭竊之機其言如蓍龜矣源賴朝薦兼家内覽攝政法皇重違其意而聽之藩鎮易置宰臣此乃唐末之

流弊也法皇不知權移關東遂襲季世之弊而顧乃屑屑焉疑其阿黨抑亦末矣兼實忠藎不貳豈薄王室而重覇府者哉任而疑之惑于讒慝庸詎克竟其用乎良經才藝軼群其死爲世所惜都下或有浮言豈亦有嫉其能而陰中之者耶

藤原經房藤原長方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八

贊曰自世祿之家市椑攀在朝公卿俯仰循默養時望內爵位讜直之言若相戒不自其口出焉藤原經房端亮耿介正色立朝孤風雅操凜乎不可

杞藤原長方言事精暢有通變之才議論侃侃不負所學靜海能容具言源義仲邪謀頻沮膽機略過人遠矣及法皇蹤已奉身而退宜其爲攝政兼實所惜也二人名實不爽卓爾特立皆當時不多見者也

藤原基通以下至藤原公經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九

贊曰基通以董賢之寵嬖登相府遭時多難逡循依違無所建白道家以結昏關東閫族顯赫威望無與比焉然當時執政之權非籍北條氏則無以

自固世道變革一盛一衰亦可以見時勢矣徵以三浦光村之言則道家之甍固不能無疑今皆不可得而覈也承之之變後鳥羽上皇所忌者唯公經一人而王師撓敗轉禍爲福貳于關東告以機密其不臣甚矣裔孫公宗以圖不軌覆其宗豈非貽謀之不臧耶觀基通子孫蕃衍居攝籙之首世多名臣雖載籍淪亡無足徵而其雅量德望或有過人者不然天之所佑何其厚耶

源頼政源行家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一

贊曰源賴政勸以仁王以擧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特假兵爲輕重及受其累非策也爲敵所遏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于急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君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旗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濟礪者多矣異日源賴朝殄滅平氏豈非賴政首倡之力歟行家將略非其所長而欲以匹夫之勇居三軍之帥宜其及矣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五終

大日本史論賛　六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六

長谷部信連以下至平知康傳贊卷之一百六十二

贊曰勇敢健鬪之士大率麁暴剽悍能知康利之分者鮮矣長谷部信連行已有耻處事有餘裕其對平宗盛激與尤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城長茂舉兵抗敵非爲平氏出力者其志欲雄據一方而無策略之可稱唯勇力是視不亡何待文覺雖多權變然源賴朝能使屈已下之報讎雪耻剏立霸

業殆有英略者歟然忮心奸亂者出天性免于刑戮幸矣平宗清以婦女之仁營救敵人之子兩葉不去終覆平族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雖龍辭關東之召肅可贖乎平知康螻屈鼠伏智計不及鄭注而職爲亂階法住寺之變不異于甘露之慘其在鎌倉僾眉百端終爲平政子所鄙斥殆非孟子所謂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者耶

藤原八繼以下至大内惟信傳賛 卷之十一 百六十二

兼久之變王室隆替之機安危盛衰之所繫也以

萬乘蒞匹夫勢如拉狐兔而北條義時藉兵馬之權以振虎狼之威三院播遷廢立由其頤指開闢以來未有之禍也唐文宗制於家奴自謂不如周赧漢獻然猶未至幽辱如斯之甚跡其所由皆後鳥羽上皇不能端本正源而縱欲敗度輕佻佳兵之所致也

問非孽於嬖寵與戎煽於忿[illegible]義時之格詔抗師上皇自取之也列當是時輔弼之救時之才將帥匪敵愾之器所與爲謀者皆恇怯巽懦之徒宜其稔禍迷亂而一敗塗地也然有一二臣

工能竭其力者讜直規諫者有英見危授命者有矣或去逆而效順或徇私以濟公雖所趣不同而勤勞王事則一也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遭時不競横羅鋒鏑共職無貳分之攸宜咸加撰錄爲之傳云

贊曰三浦胤義藤原秀康妄庸人爾後鳥羽上皇使之將兵合之衆當强敵之衝是猶驅犬羊而餧餓虎何能責其成功哉藤原朝俊山田重忠八田知尚鏡久綱仁科盛遠皆能效死以全忠名大江

親廣勤王非其本謀宜乎望風潰走也藤原信能
宮崎定範兵敗走竄臣節有虧大内惟信以世將
之家不能勇决赴敵而遭流竄之辱果其恇怯乎
抑有所爲而然不能遂耶藤原忠信以外戚爲主
帥任重寄大而所欠一死耳藤原宗行藤原範茂
自甘必死愈於源有雅之丐生遠矣藤原公繼舉
近事以警覆轍如指諸掌藤原光親諫疏雖不得
見而爲敵將所借則其剴切精當可知也嚮使上
皇能從二人之諫觀釁而動則豈有航海之患哉

退棄忠良親任憸邪禍不旋踵是誰之過歟

藤原藤房傳贊醍卷之一六十三

贊曰後醍醐帝之英武十倍唐德宗而其待諫臣反不能及奉天之難德宗與陸贄在道相失驚憂涕泣其見親厚至此贄前後累上諫疏德宗雖不能盡用而亦優容之事必與之謀當時謂之內相其不失舊物者贄之力也笠置之厄危於奉天藤原藤房不離左右死生以之為帝腹心亦不減於贄及皇運開泰四海統一則帝不念其勳禮接無

所加一聞天馬之諫怒形于色何其待諫臣之薄也德宗待贄雖厚而不能甄別忠佞故裴延齡進而贄謫于忠州帝方復位之初驕心漸兆藤房見幾而作雖占之所謂明哲保身者何以過之諫臣去國識者豫憂其再亂果如其言嗚夫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孔子贊之曰知微知彰萬夫之望其藤房之謂乎

藤原通平以下至藤原資朝傳贊 巻之一百六十三

贊曰聲色貨財交驩將士兵家非無其術也然從

事於燕享之間亦動以禮而裁以義而已未聞絕滅禮義而能有成者也藤原俊基藤原資朝以親臣與大謀倡爲無禮講則先自取敗闕之道也二臣豈不聞藤原成親鹿谷之事乎意必蔑視彼之所爲而反蹈其覆轍悲夫然天下勤王之師接踵而起未必不由二臣畫策運籌之力也建武中興冝首加矜恤而未聞有褒贈之典豈舊記散軼概無所見耶不然其於國政爲闕典何以爲忠臣之勸乎藤原通平位極人臣無所匡拂而其練達朝

章則有足多焉源具行勤勞王事宜力效忠不及中興之日而爲北條高時所殺良可惜也中原章房之諫後醍醐帝深切著明而帝忌之陰使平成輔殺之此帝失德之甚而成輔終以此死於非命可哀也矣

藤原師賢以下至藤原實世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四

贊曰古者不分文武入相出將故大臣大連有事則出而征伐無事則入而輔位謀謨廟堂籌策帷幄其揆一也暨乎中世文武判爲二途大臣納言

雖兼近衛大將而宿衛軍弱名存而實亡後醍醐
帝有鑑于茲其旨見于出皇子鎭陸奧之詔故藤
原隆資藤原實世皆以文臣居將帥之任躬冒鋒
鏑志貫金石勝敗利鈍兵家之常豈可以此少彼
哉隆資隆俊父子相繼死于王事忠烈媲美武臣
有不泚其顏乎隆資識新田義助之賞實世欲因
足利直義來降而誅之皆能洞察事機切中利病
藤原師賢流離顚沛未嘗須臾忘其君忠義之心
藹然發於至誠其賜美謚以賁幽壤自閑院公季

以來所未聞焉而始復見之亦哀榮之至也長親才學優長爲世宗仰事親而孝能行三年之喪新葉集所載足以徵焉

源親房傳贊 卷之二百六十五

贊曰所貴乎儒者以其博通古今有裨世教而記誦詞章素不足尚也源親房學德望冠冕一時而出處進退不失其宜其退也以皇子之薨其進也以王室之多難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結城親朝觀望之非浮於賀蘭進明親房厥復之妄百折

不回獨以招討爲己任今讀其移書儼然聲容悅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正統記之作弃翳正閏挾植綱常雄深該博足以攘斥僭僞則其所學從可知也豈非所謂通儒者耶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輔佐幼主屹爲南朝元老蓋有諸葛亮之風焉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盛矣哉

源顯家源忠顯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六

贊曰陸奥出羽沃壤千里民夷雜居叛服不常源

賴義數劾虜於前源賴朝殲渠魁於後然後知嚮
王化能應徵發元弘建武間出皇子爲元帥源顯
家爲鎭將以副之所謂鎭守府者猶晉之大原燕
之范陽也馬精悍率之赴難勢固然矣然當此時
奥兵多助逆者故雖不能藉其全家而一舉復京
師再舉拔鎌倉厥功偉矣使其能提全奥之兵席
卷而東則敵將雖猛勝敗未可知也天不棐忱隕
命於安陪野惜哉方後醍醐帝之出隱岐微源忠
顯則幾不能免崎嶇間關人臣之節至矣雖非統

馭之才而使之建牙擁旆亦所以酬勲舊也然忠顯不能用兒嶋高德之言而倉皇退軍較之顯家能從結城宗廣之計而進兵其不及也遠矣南風不競均之死于王事亦可悲也矣

藤原定房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七

贊曰周鄭交質君子惡左氏之亂分鄭諸侯也周之同姓也然一辭之不當猶不免正議名分之不可踰越其嚴如此北條氏陪臣也坐制國命擅廢立之權藤原定房使于關東以議皇統如列國然

僅得二宗迭立之說而還及其再使北條高時不
恭詔旨冠屨倒置儼君以君臨下此鄭伯之所不
忍爲而平王之所不能堪者也定房不能反覆弃
折而得其要領媿於王孫滿之對楚子多矣然家
傳青箱之學時有三房之稱乃心王室始終不渝
要亦不失爲名臣矣

藤原爲冬以下至藤原清忠傳贊（卷之一百六十七）

贊曰藤原師基雖非敵愾之器而糾合義旅敗而
後振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藤原光繼藤

原雅忠藤原教忠藤原行房皆能臨難不苟免喪
其元于鋒鏑之下世亂識忠臣不其然乎藤原爲
冬以和歌爲專門之業而控弦執戈死于王事此
又可貴也藤原康長義勇兼人如羆如虎源定平
奮庸戎馬勤勞征討其子定請死節噭勵家聲益
著藤原清忠一言斃良將國事不可爲孔子惡利
口之覆邦家正爲此輩也

土岐頼兼多治見國長以下至僧宗信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八

贊曰土岐頼兼多治見國長並以兼人之勇受寄付之重不幸以同仇謀及婦人遂致事洩而敗爲可惜哉然二人皆能守死不虧其節可謂不負國家者矣足助重範射藝絕倫謂之弓聲霹靂可也錦織俊政臨死慷慨義氣凜然不可奪矣大凡僧人于預政事非僧也況擐甲執兵從事于戎行乎爲僧之道蕩然盡矣國朝建立大刹卑以郡縣盤結根據擁衛王宅其勢不得不然後醍醐帝欲籍僧兵滅北條氏亦一時之權宜也及衆與播遷果

得卄力祐聲屢以兵食赴援頗有扞蔽之功文觀招權納賄爲國之蠹使之將兵其能濟乎若良忠罷對理直氣壯宗信激厲王軍倡爲忠義之言皆有可取也

楠正成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九

贊曰楠正成之用兵决機制勝髣髴孫呉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兵守睢陽正成去赤坂據千劍破皆嬰孤墉鯁賊蟆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

衆出奇無窮至如董人誘敵則姑不論可也巡城陷而死正成恭迎鑾輿首蒙推奬斯則爲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士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强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矣可勝歎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爲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

兩全矣至於宗當䟽屬皆能力戰死節闔門爲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效歟

名和長年以下至結城宗廣傳贊 卷之百七十一

贊曰名和長年際會風雲託身馳驟之秋不惟拒守能盡其力而忠義之心亦出於天性故雖不止之勳遂有三木一草之稱世謂時人識殉國之晩故力戰而死非也當此時紀綱紊亂諫臣去而良將殲女謂不可遏抳復不可期故憤激而欲以効死已久適有里巷之言融其機耳儻以興人之誦

决其生死則使之不可死而死亦可爲之乎此非
知長年者之論也義高高光亦能以死徇國豈非
父子全節者歟兒嶋高德智略過人能出奇計殆
似劉錡用兵而時不諧偶事多蹉跌然勤王之忠
涅而不緇蓋其父範長之義勇有以成之也結城
宗廣欲奉皇子以圖興復謀固善矣大颶簸船竟
不能遂義良親王還吉野而擁神器者夫也宗廣
臨死志氣不撓唯以巨冦未殄爲言至今凜凜有
生氣報國之心雖死不已比之苟偃視不可含其

慷慨奮激過之矣親光推勇果决可謂不忝爾所生矣

新田義貞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一

贊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家之冑役于北條氏一旦憣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嚮葉落氷離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構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而竟不免敗衂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乘之逞其詐力也嚮使後醍醐帝能用楠正成夾攻之策則義貞得展其材

略而尊氏之勢日熾矣禁門不守乘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欵請還駕帝亦心知墮其姦計而勢不能回興替之機方決于此而面諭義貞獎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義貞匡復之心不少懈弛誓天地以爲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高風宗節雖屈於當時能伸於後世天果不祐忠賢乎觀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

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爲忠貞寧爲此而不爲彼亦足使人辯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小哉

宇都宮公綱以下至土居通治得能通言傳

贊　卷之二百七十二

贊曰宇都宮公綱出於世將之家能紹前烈勇名著于坂東摘正成以節制之兵倚順討逆猶且一避其鋒可不謂之驍將乎及璽書招降叛服相踵飢附飽颺呂布慕容垂之流也耳然終盡忠於王

宅則雖以功掩過可也菊池武時之起義忠操凜然如峴玉秋霜武重武光蹈忠履義不隕先搆赴險如夷能拔君父之難自餘諸子亦皆猛厲奮發有洸有潰武光攻戰尤力殆無虛歲終使懷良親王得以綏撫九州功亦大矣延及其孫武朝雄峙西陲屢破足利氏之兵豈非武時之遺風餘烈耶土居通治得能通言挺勇悍之姿當馳競之際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宜其爲當時所稱也

新田義顯脇屋義助及子弟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三

贊曰新田義貞三子皆以將率之材蘊驍銳之氣當今莊淨慶之徼歸路義顯欲以身代衆死淨慶感其言而撤備將略已見于此矣及入金碕城且戰且守遂以衆寡不敵使義而斃惜哉義興雄毅絕倫爲敵所誘沒於河水石虎之尸猶倚橋柱不流況義興忠勇兼資英氣勃勃如生宜其爲勵至今血食也武藏野之戰義宗幾獲足利尊氏雖賀拔勝之遇高歡亦不能過之惜乎軍無統帥竟與義興義治相失西不能堅守笛吹嶺反爲敵人之

所乘也義貞之走義義助一言決群疑其餘筭略間出所以輔翼義貞者多矣使其天假之年經略四國則恢復之功可幾而義貞之志得伸矣義治弱齡守城念切君父臨宴悽惻殆如南霽雲之義不能食卒使將士感激而奮義何其新田氏之子弟率多俊良也

堀口貞滿以下至里見時成傳贊卷之一百七十四

贊曰堀口貞滿一箇武夫而攀轅之諫忠憤激昂卒然感悟人主致有慰諭之詔經略之擧此豈野

戰爲雄者之所能度哉金谷經氏大井田氏經奮勇攫衂之餘以寡制衆殆有趙雲王霸之膽略里見時成里見義氏危難不避克全臣節江田行義大館氏明非懷携貳而去就之間不免物議然行義起義於丹波氏明隕命于伊豫亦足以明其志也

船田義昌以下至瓜生保傳贊 卷之十一 百七十五

贊曰新田義貞勇壯足以帥下威信足以服衆宜其得虓虎之死力而折衝左右也船田義昌經政

有將校之能決策投機皆見其効義昌戰殁以盡
厥職經政恐死而遺敵虜處斷雖異並有幹臣之
分栗生顯友篠塚某等十六士疆摯壯猛許褚典
韋之儔匹也畑時能驍勇擧捷絶類離群屬新田
氏之傾覆保據危城以寡摧衆殆萬人敵也由良
具滋脱東宮於重圍飢困切至以斃一敵爲我利
可謂善闇矣渡里忠景潛行水底通消息於城中
材武可稱也小山田高家捐軀救士將之厄報德
速矣爪生保與弟義鑑源琳重照並著勇名保初

逆義旗於杣山一旦眩足利氏之姦計倒戈金碕
詭而悔悟遂傳義名於悠久者由義鑑之卓見也
義鑑特其傑出者歟

富士名義綱以下至本間資氏傳贊卷之一百七十
六

贊曰富士名義綱三條景繁憤後醍醐帝之幽辱
竊勸幸他所事若發露齏粉其身謀及此者其
心豈以帝爲奇貨哉蓋天理之存於人心不容泯
滅者乎勅使河原直重河嶋維頼竭身蹈義氣比

氏治其子齊晴勇而有義自古忠孝兩全者罕也齊晴其族幾哉尾張昌能宇治惟直大田守延祖以祠官勤王各効其績津守國夏世祭主不預戎惟以祈神佑授之榮位非徼幸者歟櫻山茲俊志雖不立實爲義舉之首及其敗死自大神祠以洩

勇憤若其欲徼賞修葺神祠則殆貧亂之徒也使之尚在則其黨足利氏亦未可知早死爲幸矣本間資氏臨陣施藝徒事投囊不能堅守臣節爲敵甘心非不幸也

赤松氏範以下至飽浦信胤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七

贊曰赤松氏範以不得於諸兄籍禁旅石堂義房以不禮於等夷屬義軍細川清氏以與佐佐木高氏相軋納款挑井直常以賞不酬功歸順飽浦信胤以與高師秋搆怨舉兵皆爲身謀而非爲國謀者也氏範驍健不過匹夫之勇清氏直常雖梟雄出群而皆特勇輕佻無將帥之略相率歸於敗亡而已北條時行請討足利尊氏以贖罪而朝廷許之其父既誅夷身之爲亂賊乃納其降而授之兵

政刑何由立哉然時行窮變無所容身朝廷不受其降則折而入於足利氏此必至之勢也與其使彼用之更生一敵曷若使之自効以允馳逐之用此治世之與乱世所以施設之不同而當時吉野公卿蓋亦慮及之矣

藤原信房以下至藤原經顯傳贊卷之一百七十八

贊曰皇統之分爲二宗非五季革命之比故南北諸臣出此入彼亦不可以馮道之流概觀也然正閏之弁自在不容己者皎如青天白日藤原宣房

藤原公賢並以耆舊宿望練達典故爲後醍醐帝所親重而其歷任北朝略無怍色君曰人臣之義固當如是而已雖由昧於正統之所在而其子藤房季房實世皆能守臣節爲之父者寧無媿乎實夏往來而北好爵是縻亦不足道也藤原爲明脇以烈火而不爲之怵氣度從容且過人遠矣藤原良基才藝樸茂有公輔之望而專爲足利尊氏協謀畫策則其設心可知也藤原資名庇護尊氏使免叛臣之名可以欺罔一世而不可欺萬世蓋光

嚴院之功臣而後醍醐帝之罪人也資明崇飾姦僞巧爲逢迎藤原經顯之議雖以愛憎之私而其言剴切讜直所謂孟孫之惡我藥石也者歟

將軍傳卷之一百七十九〇自此以下至百八十六將軍傳

將帥之任古今所重統節制之師負否臧之律設壇而拜授鉞而征民命所繫豈不重哉自崇神天皇置四道將軍征伐不庭始有將軍之號其後征夷征東建置不一有事則命事平則罷唯陸奧出羽遐裔僻壤爲邊徼之阨塞故鎭守府將軍世以

才選而征夷大將軍肇於源賴朝父子繼業傳于三世而朝廷不置鎮府重其任也蓋賴朝提兵殄滅平氏元惡大憝雖伏天誅而草竊姦宄所在並起自匪强藩重鎮經略防禦則振肅治綱未易馴致故請爲天下總追捕使而朝廷許之建牙鎌倉撫循黎元伉健難制者莫不俯首命而天下之勢自此一變矣自藤原賴經至守邦親王皆北條氏之所立雖政不已出徒擁虛器而兵馬之權盡歸關東矣元弘建武間板蕩流離糜爛鼎沸護良成

良二親王相繼邦征夷大將軍宗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懷良親王爲征西將軍源顯家爲鎭守府大將軍元戎啓行克壯其猶廢而復置亦一時之制也當其時足利尊氏反旆歸順與新田義貞東西倡義掃蕩北條氏天子疇勳以征東將軍而溪壑無厭跋扈有漸所謂征夷將軍關東管領者不階王命而其所自著也旣而舉兵犯闕東乘輿南遷陽尊光明帝視如弁髦身襲征夷大將軍之授開府京師以自矜大留少子基氏于鎌倉以爲管

領居兵馬元帥之地而併方鎮節度之雄天下之勢至此又大變矣義滿藉父祖之業逞雄傑之才位極人臣任兼將相適投南北混一之機以肇子孫永世之基天下稱曰室町將軍豈非幸歟然曾氏之譎詐權謀功罪不相掩可以籠絡一世而不可欺天下後世果足利氏之得志耶抑新田氏之不得志乎天定亦能勝人豈不信然如其家族家臣以類附從征東鎮府別自著傳作將軍傳

源頼朝傳贊　卷之一　百八十一

贊曰源賴朝以伊豆一羈人誅鋤平氏雖由奉辭
討罪倡以大義而推量弘度示有足以服人心者
故能開覇府于鎌倉傳業三世然智算有餘秉勢
徼利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上爲天子逮捕逋
逃而兵馬之權實歸于己其術深矣究其所由則
朝廷有以啓之也大敵王所懊而獻其功雖十世
宥之可也後白河法皇過於行家義經之請降追
討敕賴朝藉爲口實奏請不已由在朝廷遂失控
馭之道此國家興廢之所係而發由奪牛舐糠及

米賴朝之罪亦已甚矣然任賢使能信賞必罰號令嚴明懸筭無爽察平宗盛之怯弱必欲生致之知由利維平之忠義策其必死將略固其所長而知人之鑒亦有過人者矣

源賴家源實朝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二

贊曰源賴家承父之業不克負荷親信狎邪奪人妾婦將佐怨望禍起蕭墻之內實朝襲職驕泰不恤軍政其發號施令雖有可觀皆北條氏之所爲而非自已出變生肘腋不保首領權歸舅氏而覇

府之業不復振矣公曉弱齡能報父讎其志固可嘉尚然殺賴家者北條時政之志而實朝不與知焉義時奸猾多詭計安知其非嫁禍實朝而假手公曉乎骨肉相殘叔姪倶斃而賴朝不得血食此北條氏之本謀也實朝恬然曾不之省唯以官爵超于父祖爲榮宜其速禍矣

藤原賴經藤原賴嗣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二

贊曰藤原賴經以嬰孩爲鎌倉主帥徒擁虛器而刑賞黜陟出於北條義時承久之難三道進兵把

京師若曰賴經使之然也故後之修史者不得不係主帥書之訴欺當世又欺後世此北條氏之姦計而其實不可掩焉耳賴經之去鎌倉近臣有通志者而賴嗣以此不得在職是時廢立之權在北條氏利於已則立之不利於已則廢之子孫相踵遵其軌轍而朝廷不得制焉此與唐之藩鎮局置主帥皆出武人意天子從而命之者其事相類而聲威氣焰大過之矣可嘆也夫

宗尊親王以下至守邦親王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三

贊曰北條氏立攝關之子爲鎌倉主帥而將士或有夤緣攀附欲圖北條氏者北條時賴患之其意以爲後嵯峨上皇我家所擁立請上皇子爲主帥則幕府無慮矣故迎宗尊親王而立之久明親王上皇之孫也北條貞時迎而立之亦如時賴之謀而將士慣以構變動輙辭連幕府者亦不能弭故宗尊久明相繼廢黜惟康守邦並以二世王陞爲親王名愈重而權愈輕北條氏之慮變可謂周密矣及後醍醐帝戡北條高時世不復知有守邦親

王謂使北條氏一假之權則豈能免元弘之誅乎由是觀之謂北條氏有以保全之亦可也嗚呼世道變替一至于此可哀之甚矣

足利尊氏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四

贊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略而權謀詐力足爲一世之雄建武中興論歸順之功以尊氏爲第一朝廷酬勳亦至矣然其志不在開幕府立覇業則不輟故謟事准后讒搆護良親王及討北條時行遂要寵錫以快其欲而猶未能厭足也

其所忌者唯新田義貞耳故多方以傾陷之賴天聽不瑩王師來討乃以披髮之言愚諸將黠如直義亦爲所愚與上杉重能謀作爲僞詔而遁之尊氏算定胸中已久時借直義重能等發之耳而世不察以爲猶有人臣之節過矣至於兵屢摧斂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光明院以亂正閏之分凶燄益熾再陷京師幽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惡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將士景附爭欲效死以極難厄者何也武夫健將唯見利而不

聞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往失職綸綍反覆彼奪此予天下騷然思亂尊氏乘其機而鼓之割膏腴而不吝須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怨觖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計亦朝廷自隳紀綱之所致也尊氏既逆於君豈復有於天倫乎故父子兄弟不能輯睦日尋干戈以長喪亂而識源賴朝猜忌横殺骨肉難矣哉

足利義詮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五

贊曰足利義詮以幼弱鎮鎌倉當源顯家率義旅

而代之將佐皆以之爲上策義詮不可雖兵敗蟲逃而其志氣固有可稱者矣及伐叔父直義掌軍政不能折衝禦侮外而官軍乘閒來討內而諸將爭權相攻魚爛糜沸屢蟲於外其不失尊氏之堂搆者幸矣然有知人之鑒臨薨擢細川賴之輔其孤卒能興隆室町之基業較之鎌倉幕府再傳而亡其規模大不侔矣

足利義滿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六

贊曰足利義滿有戡定禍亂之才山名氏清大內

義弘皆梟雄也義滿不憚征戰之勞自將禦之指授方略咸得其宜不旋踵而二兇授首焉馭群雄寛以濟猛威惠並行遠近肅然蓋亦有細川賴之輔導之力焉當此時南朝式微義滿專主和議遂致乘輿北遷授受神器此雖適會其機亦可謂功烈震主者矣第義滿以功自矜不能持滿而侈大之志無所不至窮殫土木朘民膏血猶之可也叡岳之行擬上皇之鹵薄及其甍也後小松天皇贈太上皇此何謂也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

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時天子居萬乘之尊無一邑之可與故假名以寵之不知紀綱之壞實基於此而不可救也幸而其子義持不受使其受之則魏晉禪代之事將在後嗣可不懼哉

新田義重以下至源範頼傳贊卷之百八十七○自此以下至一百九十一將軍家族傳

贊曰自鎌倉以來覇生相襲以將軍輔政以爲王室之蕃屏而其家族則將軍之羽翼也非有羽翼

則藩屏無以鞏固然有循良者有鷙猛者要之輯睦而汲其用在親親以推誠而已新田義重以老臣宿將見重於覇府足利義康因保元之功得登殿陛壽永之戰義清義長並死於敵不虧其節義兼武幹魁偉特以謹飭爲源賴朝所親重得全其終亦當時罕有者也承久之變義氏將北條氏之兵敗王師於宇治當時之勢不得不然也傳至建武新田足利兩雄相爭皆義國之支流餘裔而義重身居嫡長子孫蕃衍慶溢後昆豈非大祚其亂

耶源範頼受頼朝之節制將兵而西殲源義仲於粟津破平氏於一谷遂屯豐後邀其走路義經得以勦絕平氏於壇浦可不謂之掎角之功乎然不擿頼朝之猜忌發言輕率不能自遂白罹禍害而頼朝亦推刃同氣自鎩羽翼真少恩哉

源義經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八

贊曰源義經神機武略智勇兼備出奇制勝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鏖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勲然特功專恣不思善後之策醞釀讒慝兄弟不能相

容身爲亡虜流離狼狽可勝痛惜哉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不知其果是否也今考鑑東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頼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濼匣盛之浸以美酒頼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撿之已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三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真僞哉義經機警絕人臨危蹈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

泰衡免頼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鎮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也不然何其晉綴至此予竊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于義經之罪而取之此頼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也

伊勢義盛佐藤嗣信兄弟傳贊同上

贊曰伊勢義盛策略之士也其誘攖間堊直而降之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然非以勇爲主則策略

不足用也、為首藤經俊所敗、志不能遂者、蓋命之窮也、雖烈士無如之何、佐藤嗣信隨軍先登、中平教經之箭、以代主死、其志可謂壯矣、其弟忠信亦從其主於艱厄之際、卒之捐軀赴義、與兄皆盡忠所事、而忠信守死之難、過於嗣信矣、然世人盛稱嗣信、而以忠信亞之、何也、豈忠臣之稱於後世、其隱顯亦有幸不幸歟

安田義定以下至小笠原長清傳贊 卷之百八十一

九

賛曰安田義定至小笠原長清皆以源義光之群孫克繩祖武訓練士卒知名當時方源義朝之起義左提右挈戮力協謀卒賴其功成立覇業義定坐其子義資之無狀謀及見殺自貽伊戚將誰尤乎淺利義遠以射藝馳譽一時誠控弦之雄者也平賀義信驍果出群搴旗斬將固其所長而在州著政績有去思之實此最難得者也驪壁之榜不亦榮乎胡雅臨難不懼從容竟棋局有王景之之風然其為牧氏所詿誤示有以自取也武田信

義襲平氏於富士川其子信光敗王師于大井戸皆出死力展材略者而其所施則有順逆之異耳小笠原長清亦與信光犯京畿後鳥羽上皇屢諭二將使歸順而竟不奉詔北條氏之綏懷諸將從可知也長清以騎射名于世遂成一家之法義光之烈久而益著矣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六終